水牛少年文庫18
水牛出版社

電視奇遇記

姚姮　譯

水牛少年文庫18
水 牛 出 版 社

電視奇遇記

姚姮 譯

少年文庫18

電視奇遇記

姚 姮 譯

水牛出版社

■內文注音附插圖

電視奇遇記

韓奠石是一位誠實、聰明而又肯努力的小孩；由於他的名字「奠石」讀起來和「電視」相仿，使他立志要進電視台，闖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於是，奠石勇敢地走進電視公司，毛遂自薦，在一連串陰錯陽差的巧合下，他終於如願以償地體驗到主持節目的甘苦滋味，你想知道韓奠石奇遇的歷程嗎？你想和這位令人喜愛的小男孩，在謙遜的學習中快樂地成長嗎？翻開這本故事書，儘情的閱讀吧！

特價50元

- 一套聞名世界的青少年知識叢書——「知識博覽」已出版了！
- 一套共24本，內容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傳記、文藝，並涉及地理、歷史…等多方面的知識；文筆暢達，深入淺出，極富啓發性，適合國中以上之青少年閱讀。
- 本叢書經聘請國內知名教授、專家鑑定，保證爲當今第一流的青少年讀物。
- 全部採25K精裝本，並有彩色插圖、美觀大方的盒套，以便利讀者珍藏。
- 本叢書不分售，全套定價4800元。

知識博覽

(1) 天體和宇宙
(2) 開拓未來的科學
(3) 百年後的世界
(4) 萬能機器人
(5) 生命的奧秘
(6) 少女安娜的悲劇
(7) 伊麗莎白女王的少女時代
(8) 海倫・凱勒的奇蹟
林肯的青少年時代
(9) 國際情報員秘辛
逃出南極
(10) 北極生活三十年
(11) 太空飛行七〇萬公里
向超音速挑戰
(12) 消失在亞馬遜河的探險隊
猛獸王國——肯亞
(13) 活生生的地球
(14) 奇妙的自然界
(15) 電腦世紀
(16) 世界名醫野口英世傳
(17) 消失的大陸
金字塔的秘密
(18) 迷幻王國探險記
戈壁沙漠之謎
(19) 鸚鵡號北極潛航記
橫渡大西洋的創舉
(20) 奧之孟船長冒險記
乘着遊艇環遊世界
(21) 神秘的瑪耶王國
(22) 世界上不可思議的事
(23) 活生生的上古生物
(24) 幽靈存在嗎？
我與印度豹

水牛少年文庫
18

電視奇遇記

姚　姮　譯

水牛出版社

目錄

一、希望……一
二、道具室……一九
三、「動物商店」……三七
四、人與狗……五五
五、「狗愛它」……七三
六、動物羣……九五
七、小蛇……一一五
八、猴子……一二九
九、預演……一四九

一 希望

當韓貧石第一次想到「將來長大要做什麼」這個問題時，他就決定要做什麼了。

他想要在電視臺工作。

有時候，他想做電視記者，有時候，他想做電視明星，想當喜劇演員，有時又想當電視劇導演，大聲地對攝影師和演員們下命令。

但無論他想要在電視臺擔任什麼角色，儘管一再改變心意，總是

不離電視臺。

他所以有這種想法，也許和他的名字也有關係。他的名字是韓奧石，有一次在操場上玩躲避球的時候，有一位叫賀比爾的同學大聲喊：

「電視加油！電視加油！」

那位同學把「奧石」叫成「電視」，而那一陣子電視公司開始創立，人們紛紛購買電視機，同學們都以電視節目爲交談的話題，他們談着「影城疑雲」、「勇士們」、「蓬車英雄傳」等，於是同學們便都把「奧石」喊成「電視」，尤其是女同學們也跟着這樣喊他，雖然有時他也覺得尷尬，但他並不眞正在乎。

當韓電視讀五年級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了，如果自己想

到電視臺工作的話，就要開始嘗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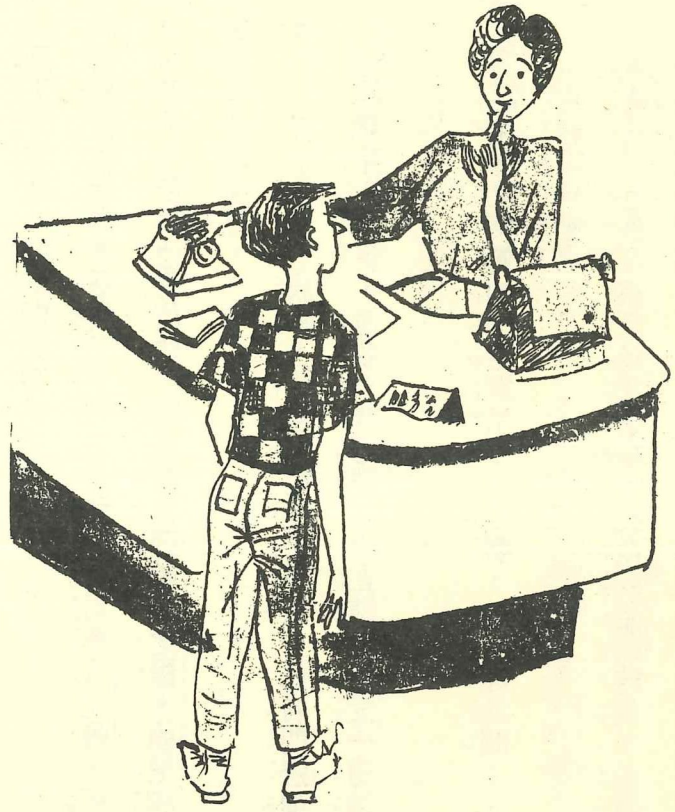
韓電視把他想從事電視工作的想法和他的同學賀比爾、柯强尼和周佛來商談，他告訴他們他要從電視演員開始，比爾、强尼和佛來三人都認爲是個好主意。

因此，有一天下午放學，他便到電視公司去。他向門邊櫃臺一位嚼口香糖的漂亮小姐說，他名叫韓電視，現在準備接受一份演員的工作。

他的話使那位美麗的小姐驚呆了，半響，她有趣地問：

「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韓奧石，但是人家都喊我電視。」他說話的時候，故意把聲音壓低，這樣顯得老成些。



他向電視公司的小姐說，他準備找一份演員的工作。

「你又說你現在準備接受什麼工作？」她問。

「做演員。」韓貧石重說了一遍，他說這話時，帶着一種成年人的神氣，好像他很有耐性答覆漂亮小姐的詢問。

那位女孩子臉孔開始紅了起來，像是被氣噎住了一樣，貧石突然替她憂慮起來，他不知道怎樣幫助這位美麗的小姐，就只有走到櫃臺後面，拍拍那位小姐的背，同時問她：

「好些沒有？」

「好得多了，」她莊重地說：「謝謝你，韓電視。」

過了一會，那位小姐的臉孔果然恢復原先的氣色，她對貧石說：

「聽着，你呀，你太好笑了，你到這裡來，簡直像隻不懂事的小狗。你還說要當演員，老實說，你站在這裡，已經浪費了許多時間，

一個演員一定要經過長期的訓練、研究和許多經驗才能上電視，你這麼小就異想天開，沒有辦法的。回頭小心走路，不要栽筋斗！」

當她說完這些話後，忽然想到她的上司鄒先生這幾天情緒非常惡劣，因爲他不肯清出半小時的時間來參加全國聯播，因此挨了住在紐約的大人物的罵，這在鄒先生而言，也是件很困難的事，因爲他已經把這半小時的時間賣給當地的電視負責人，演出地方戲，雙方已經訂立了正式契約，律師們還威脅他，假如他毀約的話，就要告他，讓他坐牢，而紐約的大人物們却不理會他的苦，說：「鄒先生，把那時間騰出來就是了！」然後掛上電話。

因此，詢問處的這位小姐想，假如鄒先生在被大人物罵過後，找個機會罵罵一個小人物，讓自己做一次大人物，心裡也許會舒服一點。

於是，她掛通了鄒先生辦公室的電話，說：

「鄒先生嗎？有一位韓貧石先生要見你。」

「什麼電視？」鄒先生重覆地問。

「是韓貧石。」

接着，電話中有了一陣談話，但韓貧石沒有聽清楚他們在談些什麼，但是最後，他聽到美麗的小姐向對方說：

「我知道你不認識他，但是我相信他對你會有益處的，我就送他進去。」

貧石覺得那位小姐太好了，竟會在她的上司面前說自己的好話，於是他照着她所指的方向，走到走廊末端，開了最後一個門。

門開後，裡面是一個大辦公室，黑色一格格的牆，厚厚的地毯，

厚重的皮椅子，一張大長桌子後面，坐着鄒先生，當他聽到開門的聲音，他抬起頭來看看這位請求接見的韓電視先生。在鄒先生的心裡，韓電視一定是個大人，所以他把頭抬得高高的想看訪客的臉孔，結果出現的人，與期望的大相逕庭。

鄒先生大爲驚訝，爲什麼那位小姐會送一個小孩子來浪費他寶貴的時間，不管怎樣，韓電視的出現，並不使鄒先生討厭，電視仍穿着學校制服，看起來一派天眞無邪，而鄒先生在惡劣的情緒下，寧可看小孩子的臉孔，而不願見到大人的。

鄒先生帶着一種莊嚴優雅的神情，從桌子後面走出來，伸手和電視握手，並且說「很高興看見你」，然後請他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張皮椅子上。然後他自己繞一個圈子，回到他自己的大輪轉椅，坐了下來

，把雙手繞在胸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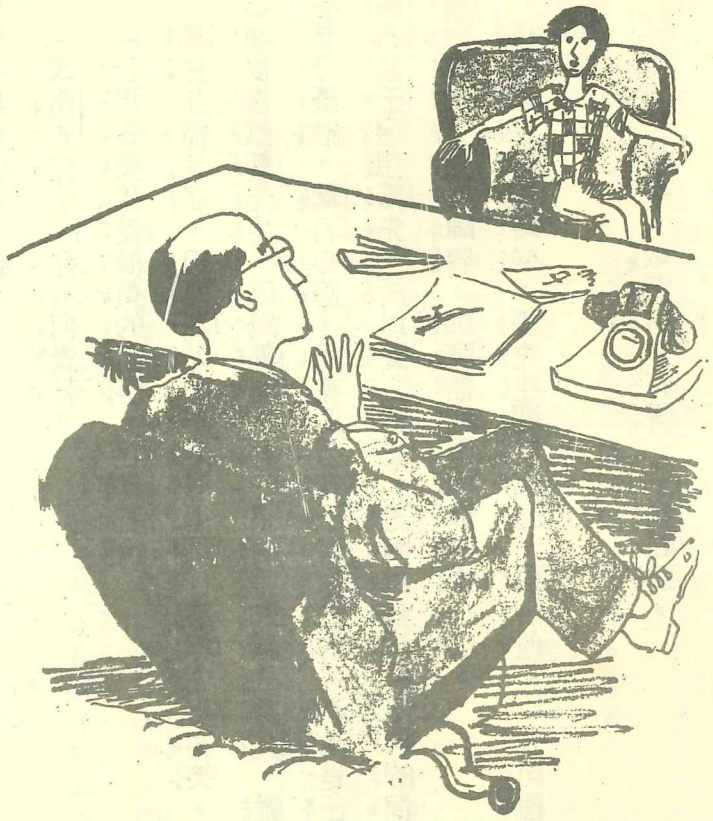
「韓電視先生，你有何貴幹？」

「我現在要接受演員的工作。」貧石說。

鄒先生微笑了，但貧石並不十分懂得爲什麼鄒先生要笑，但是他的心裡很喜歡鄒先生，因爲鄒先生有一張清秀和藹的臉孔，雖然看來帶有幾分憂愁。貧石心想，我總要想辦法幫你忙的，不論是任何事情，貧石甚至還想鄒先生所以憂心重重，是因爲他沒有足夠的演員，假若自己參加了他的陣容，那麼他就不用煩惱操心了。

但是就在那個時候，鄒先生開口說話，告訴他：「公司裡不需要任何演員。」

「演員不需要，做記者也行呀。」貧石說。



鄒先生告訴他公司裡不需要任何演員。

鄒先生回答他：公司裡也不需要記者。

「既然公司裡已經有足夠的演員和記者，那麼做個導演也可以呀。」

貧石繼續請求說。

鄒先生的回答仍然是：公司裡不缺導演。

貧石思考了一會之後，下個決心，準備接受攝影師的職位。

鄒先生很有耐心地回答他：「目前公司裡不缺攝影師，如果有缺的話，也要找攝影工會的會員，你參加了工會沒有？」

貧石說他沒有參加，他說如果需要的話，他會去參加。事實上，他聽也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工會組織。

鄒先生很溫和地解釋有關電視臺的許多事情，這些事情都是貧石以前聞所未聞的。他告訴貧石，已有無數受過訓練，專門學校畢業的

演員和記者，沒辦法進來工作！有些工作了好多年，還是沒有辦法表現出什麼好的演技或工作能力。

他告訴黃石，一個導演必須要有多少的社會經驗、常識以及工作經驗。而一位攝影師的一舉一動，不是成功，便是失敗，攝影鏡頭的好壞，完全依靠一位攝影師，看他是否靈巧和有經驗。

總之，鄒先生很親切地接待他，並且就要送他出去了。

黃石覺得非常地失望，可以說是絕望，但他對鄒先生告訴他的每一句話都牢記在心裡，他不敢再奢望當演員，不敢再想當記者、導演或攝影師了。鄒先生的話給他一種啓示：就是說，他幾乎完全不瞭解電視臺的工作，以往每天看電視，總以爲非常簡單，現在他總算恍然大悟了。

可以學習嗎？怎樣學呢？可不可以在學校學？當然不會是在小學五年級，他的老師對電視臺的瞭解不會比他多；他的父親是個救火員，父親只知道如何救火，對電視工作也是不瞭解，他的母親呢？她只會做味道鮮美的點心，對電視也是一竅不通。

黃石知道他需要留在電視臺裡學習，但是他要怎樣去做呢？他有一種感覺，那種感覺告訴他：「你不能死板板地站着看」，這句話提醒了他，使他想到母親經常派他出去買東西、老師遣他送信給校長等小差事。想到這裡，他便開口說：

「鄒先生，我剛剛決定，我可不可以來當跑腿？當服務生？」

鄒先生看看他，躊躇着。他想黃石太小了，無法勝任，再說公司裡早已請了幾位比他年紀大的服務生。但是鄒先生也有一個與黃石同

年齡的孩子，他喜歡這個年齡的孩子。

「我想，我們可以訂個交易，」貧石帶着鼓舞的語氣說，因爲他幾乎恨不得自己立刻就在電視公司服務，做鄒先生的跑腿。

當他看見鄒先生沉默不語的時候，他自己又附帶說：

「事實上，我可能什麼事都不會做。」

鄒先生心裡却考慮着其他問題，假如我雇用了這個五年級的小學生來當跑腿的，紐約的大頭子們會怎樣說呢？當然不能雇他整天，因爲他還有學校功課和家庭功課要做。但假使只雇他在週末工作，那些週薪數千元的大頭子們就可能在紐約開會、商量，討論這個週薪十元的小服務生的去留問題。

鄒先生考慮到這裡的時候，不自覺地把手插進口袋裡，突然，他

摸到自己袋裡有輔幣，這些輔幣給他一個啓示，爲什麼我不自己掏錢雇用他？週薪十元，他自己付得出來呀，何況長期週旋在大人們的面孔間，有個小孩跟自己談談說說也是好事呀，再說，貧石又那樣渴望在電視臺裡工作。也許他進來後，還眞能學到一些東西呢。想到這裡，鄒先生就開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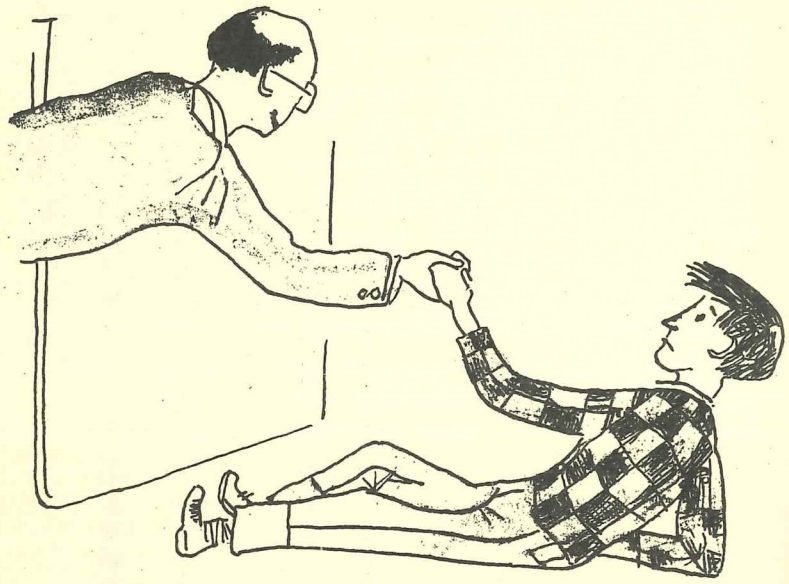
「韓先生，下個星期六上午九點，請到本公司來，我只雇用你星期六一天，記住，不許耽誤你學校裡的功課。」

「謝謝你，鄒先生。」貧石高興得大叫着，同時從皮椅子上跳起來，他幾乎是一秒鐘都不能等待地要跑回家告訴他母親，他現在可以在電視臺工作了。

因爲他太高興了，貧石在開門時後脚絆住了門檻，四脚朝天地跌

倒在地上。

當鄒先生出來拉他起來的時候，龔石覺得很難爲情，臉都赤紅了，但鄒先生只對他微笑，同時拍拍他的背。



鄒先生伸手拉他起來，對他微笑，同時拍拍他的背。

二　道具室

星期六上午，奠石請母親早一點喊他起床，以便趕到電視公司去上班。他把鬧鐘撥到七點，但是鐘還沒有開始響之前，他就已起床，穿衣、洗臉、刷牙，等着吃早飯了。

吃過早飯後，他又等了一會才從家裡出發，但到達電視公司時，他仍然早到半個小時。然而詢問臺那位小姐比他來得更早，她名叫巴璐賽，是被指派負責管教奠石的。她說：

「鄒先生留話說，沒有跑腿工作的時候，你就在道具室裡幫忙。道具室的女管理員禮拜六放假，你就去幫忙管道具和佈景的畢泰姆工作。」

「我在道具室做什麼呢？」奧石問。他眞是迷惑極了，因爲他覺得自己還沒有長大，怎麼能在道具室工作呢？不過假如一位小姐能夠勝任，那麼相信自己也能夠才對，何況小姐一個禮拜做六天，而自己只做一天。

「你不用做什麼，」巴小姐告訴他：「在道具室工作並不是要你搭佈景什麼的，要用力的工作不會叫你就是了。」

「哦，」奧石說。他答話的神情好像他以前根本就不知道道具室是怎麼回事。

「道具，」巴小姐繼續說：「假如你不瞭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道具就是在舞臺上用的每一件東西，但不是佈景或戲裝，是這兩樣以外的東西，像傢俱、照片、電話、鏡子、煙灰缸等等，這些東西都算是道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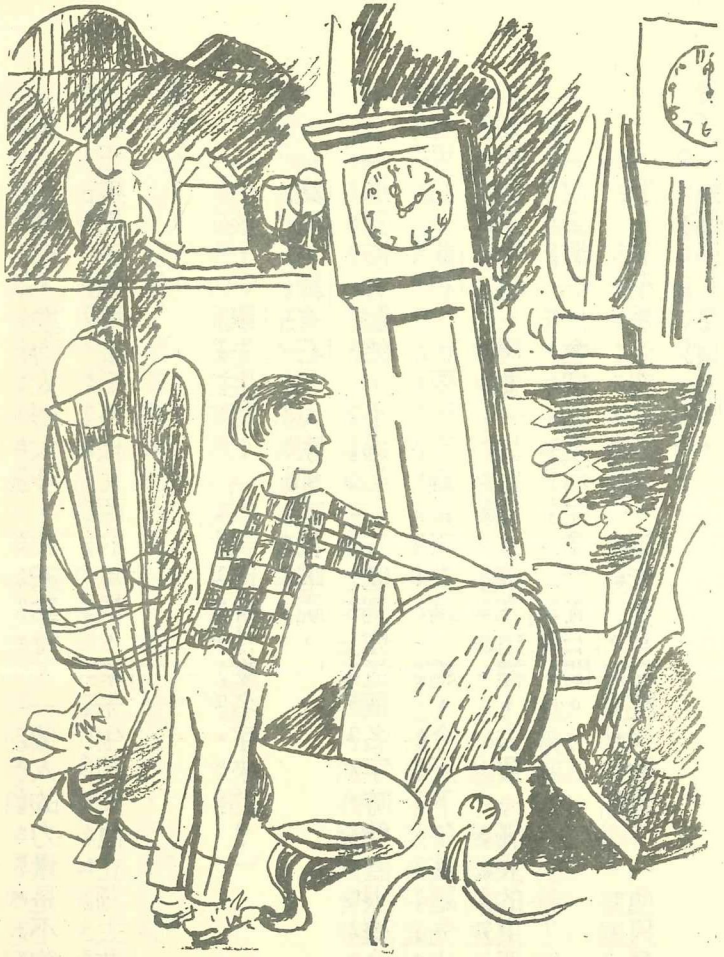
「哦，」奧石又哦了一聲，但這一次的聲音，好像他已瞭解道具是什麼似的。

「我們有成千成百的道具在道具室裡，」巴小姐告訴奧石。「畢先生可以供應大部份需要的道具，那些都是以前用過的，但是好些時候，一齣戲裡還需要很多別的東西，那些東西道具室裡沒有，那麼你就要到外面去買或者去借，在這一方面，你要顯得特別機靈能幹，才能找到你要的東西。你聰明伶俐，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你聰明伶俐」這句話使得奧石滿心愉快，他覺得自己的胸膛挺起來了，他期望立刻派遣工作給他，好讓他運用腦筋。他相信鄒先生對他也是有信心的。

現在是九點鐘了，巴小姐領他到走廊盡頭的道具室，介紹他認識畢泰姆先生。畢先生是個矮小且略帶神經質的人，他給奧石的第一印象是：他經常處在忙碌中，人們常常要他找出庫藏裡沒有的東西。但是無論如何，畢先生仍以一種溫暖而愉快的態度迎接他。

當奧石乍眼瞥見室內的東西時，他的眼睛瞪得幾乎要跳出眼眶來。有一個架子上擺滿各樣老式的、新式的鐘，有現代的電話，也有老式電話、咖啡壺、桌布、盤碟、燈、人造花、來福槍、左輪槍等，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架子，擺放着琳瑯滿目的東西。成堆的傢俱全堆在



乍見室內的東西他的眼睛瞪得幾乎要跳出眼來。

一個大房間裡，堆得太密太多，要搬動時，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貧石正興趣濃厚地查看每樣東西的時候，畢先生却要他立刻去做一件事情。

「小孩，」畢先生問：「你說你叫什麼名字來的？」

「貧石，韓貧石，人家都喊我電視。」

「那我沒有聽錯，不過第一次聽到你這個名字時簡直很難令人相信，現在，貧石，我要你到雜貨店去跑一趟，今天下午蓋羅先生演出『動物商店』時，需要一袋雜貨。錢在這裡，去買一滿袋的東西。」

「他喜歡吃什麼樣的東西呢？」貧石問。

「哦，並不是他要吃的，」畢先生有點詫異地說：「他只是要讓猴子來翻倒那些雜貨。」

這回輪到貧石覺得奇怪了。

畢先生解釋說：「那齣劇是發生在一家動物商店裡，蓋羅先生有一隻很頑皮而好管閑事的猴子，名叫沙麗，牠被鍊子拴在舖子裡，今天下午戲開始演的時候，他要假裝他和他太太一起上街購買東西，並且把一袋雜貨放在他的桌子上，他要不經意地把袋子放在沙麗伸手可及的地方，那隻猴子會開始檢查袋子裡的東西，而在戲沒有結束前，沙麗便扯開袋子把所有的雜貨倒在地上。」

「爲什麼蓋羅先生肯讓沙麗那樣做呢？」

「當然是爲了要博觀衆的大笑呀，戲總是這樣，把東西亂七八糟地弄滿戲臺，再讓清潔工去清理，但是看電視的人就只有笑，反正是越弄得亂糟，觀衆越笑得有勁。所以你買東西的時候，不要忘記買包

用紙包的麵粉，這樣袋子就更容易破裂。還有不要忘記買兩打鷄蛋，一起散放在大袋子裡。」

這件事使奧石迷惑了，並且覺得非常浪費，因爲他時常聽到母親談到物價飛漲，他知道故意那樣做眞太糟塌東西了。但是他還是快速的照畢先生的話去做。

當他走出道具室，到了走廊了，畢先生還跟在後面叫說：「哦，對了，奧石，你去買的時候，最好順便帶個空牛奶瓶子回來，我們下星期六演出的喜劇中需要它。有個人要從後門走出去，把喝完的牛奶瓶放在門外，好讓送牛奶的來收，而匪徒正躲在那裡，把那人擊倒。」

奧石聽他這樣一說，他知道空奶瓶的重要性了。

然而當他到了雜貨店，向店主人要時，店主人一口就拒絕了。

雖然末後他總算把要買的雜貨都買到了，但當中也有過些微的麻煩，因爲奧石要店老板把裝麵粉的厚紙袋換下，裝進薄紙袋裡，這件事使店老板認爲奧石是個小瘋子。因此，奧石沒敢請求店老板把兩打鷄蛋散放在大袋子裡，而決定用厚紙盒裝着帶回去，他準備帶回去後再散放在大袋子裡，好讓淘氣的沙麗去弄翻。

當他背着滿袋買來的雜貨回到電視公司時，却找不到畢先生，所以他便跑到巴小姐的櫃臺去請問她。巴小姐說畢先生可能到那裡開會去了，因爲電視公司的人時常要開會，巴小姐告訴奧石不用太緊張，輕鬆一點等候畢先生回來。她也告訴他，「動物商店」那齣劇下午兩點才要開演，所以不用太急。

於是，奧石便回到道具室，小心地把雜貨放在角落的一個架子上

，以免翻倒。他想在電視上看到麵粉包撕裂，鷄蛋一個個地打破，一定很有趣；但他確信，如果麵粉包在道具室裡撕裂，鷄蛋在道具室裡打破，就不會多有趣了。

現在仍有一個問題尚未解決，那是空牛奶瓶，他決定這是他動用他腦力的時候，因爲獲得一個奶瓶是他的責任，他不願意第一天工作中就有不能完成的事，現在唯一要做的工作是打電話，確定在什麼地方可以獲得一個空奶瓶。

他打開電話簿，找到公司附近的地區，然後再按雜貨店的名稱，逐一打電話。首先他掛的電話都是電視臺附近的，再逐漸遠去，每家雜貨店幾乎都是同一張唱片放出來的一樣說：

「對不起，我們沒有空奶瓶！」

他想，可能空奶瓶不是向雜貨店要的，他又試了百貨商店，他覺得像百貨商店應該是什麼都賣的，但是結果仍然是：沒有。

在無計可施之下，他靈機一動，打電話回去問媽媽，家裡是不是有個空牛奶瓶。

母親問：「你動的什麼腦筋，要空牛奶瓶做什麼？」

「有用嘛，」龔石愼重其事地答：「電視劇裡用的，媽，你可能不會瞭解。」

「送牛奶的人剛來過，並且把所有的空瓶子都拿去了。」他的母親說。

這個問題漸漸顯得嚴重，鄒先生、畢先生他們都積極地需要一個空奶瓶，沒有這個奶瓶，戲就沒有辦法開演，怎麼辦呢？到什麼地方

去找到一個空奶瓶呢？

驀地，他因自己的思想敏捷而驕傲起來，他想，爲什麼我那麼傻沒有想到這件事呢，空牛奶瓶只有牛奶公司才會有呀，牛奶公司他們生產的牛奶，一定要裝在空瓶子裡才能送出去，那麼要找空牛奶瓶只有牛奶公司了，他們不論什麼時候都會有空瓶子。

奠石想到這裡便開始再找牛奶公司的電話號碼，掛電話，第一次的電話他就成功了，因爲牛奶公司的人回答說：

「我們多的是空奶瓶呀，不過以前沒有人向我們買過，如果電視公司需要的話，我們很樂意賣一個給你們。」

「我立刻就來買。」奠石說。

立刻，問題又來了，奠石根本不知道電話簿上牛奶公司的地址，

不知道那條街在那裡，那怎麼去呢？雇輛計程車吧，無論如何電視劇是重要的，而牛奶瓶在電視劇中也是重要的，爲了要趕時間回來把雜貨連同奶瓶一起交給畢先生，雇輛計程車又何妨？再說，他買的那大包雜貨都是便宜的，他手邊還有二十多塊錢呢。

奠石在電視公司門口喊了一輛車子，告訴司機牛奶公司的名字。最初，那位司機抓了他的頭表示不知道在那裡，最後他還是想到了，便開動車子飛也似地跑開了。他們來到郊區，經過很多奠石根本不認識的地方，到後來車子才停留在牛奶公司的門前，奠石要車子等他一會，然後進去。

詢問處的一位小姐通知原先接電話的人，那人便到後面去拿了一個空奶瓶出來，當奠石問他奶瓶多少錢的時候，那人眼睛却朝着門外

面的計程車問說：

「你坐這麼遠的計程車來買這個空瓶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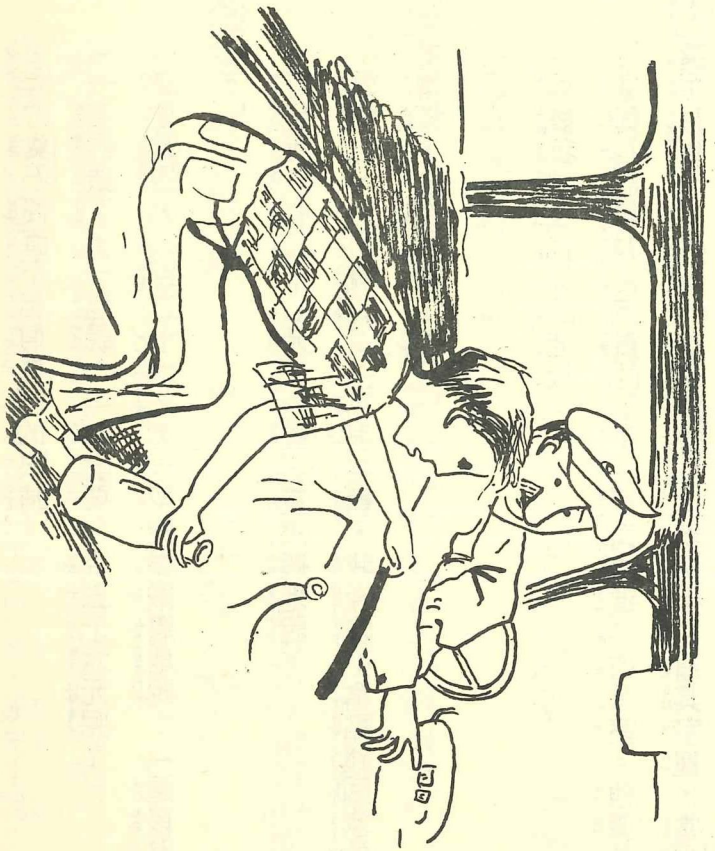
「是的。」奠石說。

「算了，算了，這瓶子送給你吧！」

奠石心底暗想：這個人眞好，回去讓畢先生知道時，他一定會說我是個精明的生意人，不用花錢可以買到一個奶瓶。

再坐車回到電視臺後，奠石伸手到口袋去摸剩餘的二十多元，然後問司機多少錢？司機指指計程表，遞一張小條子給奠石。奠石以前都沒有坐過計程車，他不知道有關坐計程車的事，他瞧瞧那張小單子，上面是：

「一百五十六元。」



司機指指計程表，車費是一百五十六元。

可憐的貧石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定弄錯了，」他說：「怎麼要一百五十六元呢？」

「沒有錯的，一百五十六元，」司機很嚴肅地說：「這段路來回不近哩。」

「可是我只有二十七元，」貧石哀求般地說。

「眞糟糕，」司機說：「我很抱歉，我今晚不拿點錢回家的話，我會更糟糕，你在這裡工作？」

「是的。」

「那麼我們去找你的老板。」

於是貧石拖着非常沉重的步子，領司機進了道具室。他眞希望畢先生還在開會，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畢先生在道具室裡，當

聽完他的整個事情以後，滿臉氣得通紅地掏出一百五十六元給司機，然後一聲不響拖着貧石到鄒先生的辦公室去。

「這孩子是你雇用的，」畢先生對鄒先生抱怨說：「這孩子花了一百五十六元去買了一個空奶瓶。」

「你說他怎麼啦？」鄒先生突然從皮椅子上坐直了問。

「是呀，」畢先生繼續說：「我們在匪盜片子裡需要用一個空奶瓶，我要他去買一個，結果他雇計程車去買，我不知道坐計程車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快樂，計程車竟花了一百五十六元。」

「怎麼搞的？貧石。」鄒先生問。

貧石含着淚水把整個事情從頭到尾向鄒先生解釋一次。

鄒先生神色凝重地傾聽着，當貧石說完以後，鄒先生說：「你這

樣做大錯而特錯了，貪石，我們做什麼事，事前都要先考慮到錢的問題，這種事情有時候會破壞整個工作，在你也許認爲沒有什麼錯誤，你一心想把工作做好，這是好現象，可是花錢沒有預算也不行，下次要花多一點錢的事都要先和畢先生商量。」

鄒先生說到這裡，改成帶着微笑的臉孔說：「下次你要一個空奶瓶，你可以到雜貨店去買瓶牛奶，把牛奶喝了，瓶子留下來，如果牛奶你不敢喝，你可以把它倒掉，就是牛奶不吃，那瓶牛奶也不過四、五元，而不會是一百五十六元！」

三　「動物商店」

鄒先生對貪石的寬宏大量，使畢先生對自己的發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畢竟貪石是第一次上班，他對什麼事情都不熟悉，又怎麼能過份責備他呢？中午吃飯的時候，畢先生便帶貪石去餐廳吃，同時提議下午帶他去熟悉一下整個電視公司的環境。

當貪石要拿大餐雜貨去給蓋羅先生的時候，畢先生對他說：

「你可以到處走走看看，自己能學什麼，就學什麼。然後在三點

鐘的時候，把空奶瓶送到攝影場去，他們要預演。」

奧石把雜貨送到第二攝影場，交給演動物商店主人的蓋羅先生，在這裡他認識了蓋羅先生的女兒愛妮，她和奧石同年，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她每星期六和她爸爸一同出現在電視裡。

舞臺工人在裝最後一幕佈景的時候，奧石才驚奇地發現所有的牆壁都是用帆布加木框撐起來的，帆布上所畫的一草一木，一筆一畫都非常清晰而逼眞，而出現在螢光幕上就好像是眞正的了。佈景是這樣，但動物商店的架子和櫃臺却都是眞的，「店」裡的鳥兒和其他動物也都是眞的，牠們都是從眞正的動物商店租來的。

蓋羅先生的節目演出時通常都有三個客人，這些人帶領他們心愛的小動物，和蓋羅先生父女談談有關動物的事。那天下午第一位客人

第一個客人來時，帶着一匹驢子。

到達後，整個走廊都反常了，因爲第一個客人帶了一頭驢子來，還走進了鄒先生的辦公室。蓋羅先生請奧石站在電梯出口處，把其他的客人帶到適當的位置去。所有客人都來了之後，奧石幫忙把貓、狗分開，當驢子變得焦躁不安的時候，他就拍拍驢子，撫慰牠，使自己顯得有用而能幹。

這種現象給了蓋羅先生一個好印象，同時被允許在控制室裡看節目，這是一個稀有而令人興奮的特權。他很奇怪，爲什麼導演白萊先生有這樣好的本事，能夠使節目按步就班的進行，並且絲毫不脫節。這個節目中動用了三部攝影機，導演指揮攝影師們要取什麼樣的鏡頭，攝影師接受指揮時都是用耳機的。

此外，白萊先生還不斷地對聲音的控制人員說：蓋羅先生和客人

們的聲音過大或過小，或者擴音器的影子印在某位演員的臉部等等。

整個的控制室裡鬧哄哄的，因爲太多事情在一起進行，要聽、要看、要說都是在同一個時候，因此奧石想，我永遠永遠沒有辦法成爲一個偉大的導演，甚至小演員都沒有辦法。

無論如何，整齣演出是令人興奮的。尤其當他看到那隻叫「沙麗」的猴子開始檢查那一大袋的雜貨，而蓋羅先生站在數呎外和一位客人談話時，奧石開始咯咯地笑了。當最後猴子把袋子扯開，麵粉和蛋散亂一地時，他開始大聲地笑了。那可笑的鏡頭比他所想像的要可笑得多，白萊先生和其他在控制室的人也都忍不住笑起來，雖然這類情形他們以前也時常看過。蓋羅先生每個月大約有一次類似這樣逗人發笑的戲，每次他都一本正經地罵「沙麗」一頓，好像那不是事先安排

的。

奧石幾乎覺得自己是個喜劇演員了，因爲畢竟那大袋的雜貨是他買回來的，而且堅持要雜貨店老板換個薄紙袋，以便「沙麗」容易撕開。

他很想在控制室裡耽到節目完，但他想起牛奶瓶，便回到道具室，拿奶瓶到第二攝影場以便預演匪盜劇的人用。這是純粹的預演，準備下禮拜六上演的，他們沒有攝影機，也沒有佈景，只用了極少數的道具。但是當一個演員用手勢打開幻想中的門，手中拿着奧石花最高代價得來的奶瓶時，奧石莫名其妙地覺得興奮起來。匪徒們從幻想的灌木林中出來，邊走邊「嗒嗒嗒」地響，像是在開槍一樣，那個開門擺奶瓶的演員搖晃一下，往前倒地，假裝已死了。奧石眞擔心那位演

員在倒地的時候，會把他費盡心力找來的奶瓶打破，但是那人並沒有打破它，顯然的，幻想的子彈沒有打中那個瓶子。

奧石心理做了一個準備，想問畢先生下星期六可不可以看那齣匪盜片子。他想要看那齣戲，帶着佈景、戲裝、音樂和其他整個效果。總之，這一天，除了奶瓶之外，一切的事情都是興奮愉快的。

那天晚上，奧石回家把整個愉快興奮的故事告訴他的母親和父親，以及他的朋友——賀比爾、柯强尼和周佛來。

爸爸和媽媽都很關心奧石所說的事，他們告訴奧石不要過份把計程車費的事情放在心裡，下次做事的時候多用腦筋想一想。而他的朋友們都不太滿意他所說的話。

晚飯後，當三個朋友都到他家去，比爾問：

比爾問他找到工作沒有。

「你得到了表演工作沒有？」

「那要過些日子才行。」奠石自衞地回答。

「那麼，你當導演沒有？」強尼問。

「我不認爲我所懂的事足夠當一個導演。」奠石承認說。

「記者呢？」佛來插嘴問。

「不行。」

「那麼，你當什麼呢？」比爾追根究底：「我們當初所以贊成你去，並不是要你去當個小服務生。」

「可不是嗎？你今天已去做了一天了，你去那裡做些什麼啦？」強尼突然插嘴說：「你不是去做了一天服務生吧？難道說沒有晉陞嗎？」

奧石記起那天和巴小姐所談的話，以及如何辛苦才得到鄒先生的允諾，而他的朋友們却不懂得其中的原委，不懂得電視臺裡有多少事情要學，學了才能進去工作，也才能勝任愉快。他們也不瞭解他能得到這個工作就很快樂了，他只希望自己能夠一直在電視公司裡工作，直到學到很多事情爲止。但是現在他的自尊受到損傷了，因爲他以前談過太多自己的大希望了。想到這裡，他突然大聲說：

「等一等，我下星期六就要上電視了！」

「眞的，什麼節目？」佛來帶着不相信的神情問。

奧石細細想了想說：他想要說個比較令人緊張刺激的，於是他大聲的回答說：「在下星期六下午三點的匪盜劇裡。」

當然，奧石在說過這話後，又後悔不已，他眞希望自己沒有說出這話。本來自從奶瓶的事情後，他還算是幸運和快樂的，可是現在他不了。

一個星期來他一直不快樂，他一直想到萬一朋友在匪盜劇裡看不到他，他們會怎樣說他，會怎樣的譏笑他，因此他日夜都陷在憂愁中。

當然奧石也不會知道這齣匪盜劇的編劇人這一星期來也都是不快樂。因爲鄒先生讀了原稿後，覺得那原稿不好；白萊先生讀了也覺得不好，畢先生說他不喜歡這齣劇；而巴小姐說雖然她不是專家，可是她也不喜歡。因此，編劇者要重新編過，公司也一再地開會討論；演員們也得忘記原先的臺詞，重新背新的臺詞。

星期六奧石上班的時候，畢先生告訴他：

「下午的匪盜劇改了。」

「他們不需要用奶瓶了？」奧石問。他對奶瓶的事仍耿耿於心。

「還要用，」畢先生說：「但是佈景改換了一部份，我們現在不用一群盜匪，改用鄰居一個十來歲的小太保。昨天本來要用一群匪徒的，但用的演員太多，所以又把一群匪徒改成一個，然後又把從後門出來的那個人，改成從前門出來，這回他不被殺死，相反的，碰也沒被碰一下。那個太保對他開槍，但沒有擊中他。那個太保是個劣等的槍手，他沒有擊中那個眞正的壞人，而打中了一個無辜的路人。這個路人是個小孩子，他正從他門前過。這齣劇的主要目的是用來告訴社會上的人，這種十來歲的孩子有槍是多麼可怕！」

「眞可憐，」奧石說：「我對那個過路的孩子感到難過。」

「你當然要難過，」畢先生說：「但不要太難過，不要難過得哭

起來，你倒下去的時候是死的了，死的人怎麼會哭。」

奧石不懂得畢先生的意思，他沒有聽懂畢先生的話意，他問：

「你說當『我』倒下去的時候？你說我倒下去死了？」

「對呀，這個決定是昨天晚上很晚才決定的，我們還沒有演行人的孩子，那個孩子的年齡與你相彷，白萊先生說這個行人不需要一位眞正的演員，一位行人反正是不要說話，他只要散步走得自然，中槍，倒地，就是這樣，誰都會演，所以你可以去演。鄒先生還說，假如在攝影機前出現了，倒地了，那麼我們就會認爲你不再是花一百多元買個奶瓶的人了。」

因此，奧石不用什麼困難就可以上螢光幕了，這件事正如同他事先吹出去的一樣，他想到比爾、强尼和佛來的時候，他如釋重擔地歎

口氣，心頭像是去掉了一大塊鉛塊。

在攝影機前預演時，他頭幾次都沒有辦法在準確的時間走出場，但攝影場的主人替他解決了，主人在他背上給他暗示，但是這問題解決後，還有第二道困難，他沒辦法準確在槍響後倒地，不過經過導演白萊先生的指導後，他開始得了要領。

這一幕演了又演，試了又試。一當奠石倒下後，白萊先生說：「好了，好了，站起來我們再試一次，這一次不要走得太快，倒下去的時候，不要把你的手臂伸出來，像要去搶籃球一樣。」

最後，每個人都對這一幕表示滿意了，但是已經佔據了大部份預演時間。

「沒有關係，」白萊先生說：「其餘的情節我想沒有多大問題，

不過這一幕會使觀衆緊張，所以要特別注意些。」

他們正式上演了。

奠石上臺的時刻恰恰好，他步子慢慢的，顯得很悠閑，完全像是行人在散步一樣，那個太保托着槍柄，扣動板機，打出一個空的彈殼，奠石僞裝中彈，雙手按住胸口，然後搖搖擺擺的倒在地上（地上舖有柔軟的綠紙當做草），他做得很好，正如同白萊先生指導他的一模一樣。

白萊先生告訴第一號攝影師把奠石躺在地上的鏡頭多攝一會，以强調太保持槍的壞處和行人的無辜。

在預演的每一次，導演總要奠石躺下去，又站起來試，但這一回奠石知道不用站起來再試了，他已經算是被殺死了，他的工作已經完

成並且很成功的完成了，於是，他便站了起來，離開攝影場，拍拍身上的灰塵。

而在家看電視的比爾、強尼、佛來和他的父母親，以及成千成萬的觀衆都看到假定被殺死的奠石，站起身來，健康如昔，走開，拍拍褲子上的灰塵。

奠石本身並不知道這件事，一直到以後，他才知道他的站起來會使電視臺的工作人員緊張，使觀衆譁然。他心裡非常難過。

那天晚上，比爾、強尼和佛來又給他難堪。比爾說：

「我聽說死人不會撒謊，我想那個『撒謊』應該解釋爲不會『躺』在那裡。」（譯者按：英文中的「撒謊」與「躺」字完全一樣，只是解釋不同而已。）

「就是他肯躺在那裡吧，他躺的姿勢也不對，沒有伸出他的手臂。」強尼說。

「除此之外，」佛來對奠石的事做結論說：「就是你躺的姿勢對，並且留在那裡，那也不算是表演呀，你一句話也沒有說，一個演員總要說話呀！」

韓先生和韓太太那天晚上聽到奠石在房裡哭泣的聲音，他們夫妻倆便站在他的房門前故意大聲地談說：他們不認爲那是奠石的錯，任何一位演員，任何一位導演都會犯錯，甚至任何人，只要是人誰都會有錯。

奠石也偷偷地聽到了，但是他不完全相信「人都會有錯」這句話，無論如何，他還是睡着了。

四 人與狗

對這件事，鄒先生並沒有責罵龔石，因爲沒有人告訴他要等到場務主任做手勢他才能夠站起來，龔石在電視臺又是個生手。鄒先生認爲像這類的事情，事前白萊先生應該要告訴他，指導他，而白萊先生却忽略了這件事。

因此，龔石仍然在電視公司做事。往後的幾個星期，他認識環境，瞭解各部門的工作，他認識所有工作人員的名字。當道具室的工作

不太忙的時候，他便到各部門去，只要有人需要他幫忙，他就不辭辛苦地去做，漸漸地，他成了一位最好的服務生。

自然，他不時地還受到比爾、强尼和佛來的冷嘲熱諷，說他僅僅是個小工友，服務生只是好聽一點，他不可能成爲演員。

然而，他的好運道終於來了。

那是一樁非常巧合的事情，奠石所以成爲一個演員是時間和地點鑄成的。

有些時候，合適的時間是很難碰到的，但奠石有了一個合適的地點，當時間來臨的時候，他正好在那個地方。

那天，奠石正要送一袋雜貨給蓋羅先生，而白萊先生喊蓋羅先生到控制室去接電話。雖然攝影場上有一架電話機，但那架電話機只是

做樣子的，是部「啞」機子，根本不能用。

當蓋羅先生從控制室回來後，表情十分緊張焦急，他大聲叫說：

「我太太打電話來，說愛妮出痲疹，現在離上演時間又只有一個小時！」

「你只好自己單獨演了！」白萊先生說。

「不行，一般觀衆很喜歡這個節目裡有小孩子出現，」蓋羅先生不表同意地說：「有時，我眞討厭去承認這件事實：愛妮在劇中的地位比我重要。」

「那麼，你去找個你女兒的朋友來代替她的位置。」

「他們住得太遠了，他們今天無論如何來不及了，他們不瞭解愛妮所做的，我需要一個——。」

正在這時，蓋羅先生的眼睛落在奧石身上，不是嗎？奧石在適當的時間和適當的地點出現了。

「嗨，奧石，」蓋羅先生喊：「你一直在這裡服務，並且幫我不少忙，你知道劇裡的步驟，怎麼樣？今天代替一下愛妮的位置如何？」

「好的，先生，蓋先生，」奧石立刻說：「我會盡力去做。」

畢竟是個說話的演員了！這下子可以把周佛來和其他同學的嘴巴塞住了。這才是奧石來電視臺的本意——成爲一位偉大的演員。當然，這還不能完全像拍電影。蓋羅先生和愛妮兩人演是不用劇本的，這個節目是專門製造狗食物的「狗愛它」公司所提供，劇中有一部份時間是做宣傳廣告，提醒觀衆們愛用「狗愛它」。其餘的時間，只是和顧客談話，帶帶動物，這當中還可以談談有關動物、學校和家裡的事

，使整個劇不出現冷場是沒有多大問題的。奧石曾注意到，他們父女有時候一下午的時間就和一位顧客談話，不論那顧客是買狗的，買貓的，買鳥的或買猴子的，只要他們願意跟他談，顧客們沒有不樂意談下去的。

愛妮在劇裡是跟着他爸爸跑的，爸爸走東，她跟東，爸爸走西，她跟西，爸爸和客人談話，她也插嘴談，假如爸爸忘記動物的名字時，她就提醒她爸爸，幫忙餵動物。當時間快到的時候，桌子上的假電話就會響起來，愛妮總會跑去接電話，自說自話地說一會，然後高聲地對她爸爸宣佈說：「媽媽要我們早點回家，晚飯要提前吃。」

因此，你們可以知道奧石所代替的工作並不是一位偉大演員的工作。可是在另一方面說，假如你只是一位假裝來拜訪動物商店的人，

那麼那人算不算是演員呢？不管怎樣奧石已經很高興自己這麼早就可以開始從事他的電視生涯。他並不把第一次出現在電視上的數在裡面，因爲他很想忘記頭一次失敗的經驗。

「你什麼都不要憂慮，」蓋羅對奧石說：「就像愛妮做的一樣就行了，我相信你不會有問題。不過，有一件事情你要確實做得正確。當我在做第一次的商業廣告時，你知道愛妮總是拿點東西餵我自己的狗『烏絲特』，我要你也做這件事，這時候攝影機的鏡頭會對着你和狗，這是一個特寫鏡頭，要讓狗大口吃東西，並且顯出一付飢餓相，這樣讓觀衆知道『狗』是如何的『愛它』了。我曾花費了不少時間訓練這條狗去吃那食物，現在是沒有問題了。」

「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就是你必須把裝食物的盆子放在正確的

地方，好讓狗的臉朝對方向，以便攝影師們可以攝到特寫鏡頭。我會在地上用粉筆劃個圈圈，這樣你就會知道把盆子放在那兒了，要確定一下狗的頭是朝二號攝影機。只要記住這點就沒有問題了。」

於是蓋羅先生便留下奧石自己去想有關的注意事項，轉去和客人們解釋討論在電視上要談的話。

奧石對做商業廣告的這個鏡頭有點發愁，他在電視臺的日子不算短，他瞭解商業廣告的重要，他知道這個節目都是提供的廠商付錢的，假如廣告做不好，廠商可能就會取消這個節目的演出。他也知道這些廠商對廣告的興趣要比對劇團本身的興趣濃厚得多，現在他自己要負責表演這個重要的角色，他要提供廠商的人員喜歡他。

蓋羅先生並不要預演，他覺得預演會使正式的演出顯得不自然。

並且提供的廠商付的錢也不多，預演祇有耗費人力與物力。但是貪石這個角色不先預演一下，又沒有攝影機的配合是不行的。

當蓋羅先生還在和客人們談話的時候，貪石喊：「烏絲特」，那條狗就跑來了。據蓋羅先生解釋，「烏絲特」這個名字是紀念前一位主人的。貪石因爲在電視臺裡耽久了，早就和狗相識，所以人狗相處也就沒有麻煩。

貪石把兩罐「狗愛它」倒出來，倒進「烏絲特」盛食物的盆子裡。要拿「狗愛它」這種狗食物的罐頭，一點也不麻煩，因爲架子上和櫃臺上多的是這類罐頭，不僅如此，門邊地板上，櫃子前地板上也都堆滿着。廠商之所以要這樣做，就是好讓每個鏡頭都有他們的產品「狗愛它」出現。

貪石帶着盛食物的盆子走到粉筆做記號的地方，那隻美麗的拳師狗跟在後面，熱望着吃東西地搖着尾巴。貪石記起蓋羅先生的話，把「烏絲特」的末尾轉過來，以便牠的臉孔正對着二號攝影機。

然後，他開始彎下身子把盛食物的盆子放在圓圈裡，正當他要放的時候，他突然考慮到他的姿勢問題，是彎腰下去放東西的姿勢上電視漂亮呢？還是直着腰只彎一隻膝蓋好看？他擔心着，什麼樣的姿勢才不會讓電視機前的朋友嘲笑，還有父親和母親，他們也會看的，因爲他剛才曾打電話回去告訴他們。

當他正在練習彎腰或彎屈膝蓋時，那隻飢腸轆轆的狗非常不耐煩地跳着要吃，牠跳着要用爪子去抓盆子，結果却打到貪石的左肩膀，祇有七十磅重的貪石便跌倒在地。盆子掉了，所有的「狗愛它」撒滿

那條狗打到他的左眉骨，使奠石跌倒在地。

一地。

跌倒在地上使奠石覺得有點尷尬不安，再說「狗愛它」還撒滿遍地，而「烏絲特」却大口大口地大快朵頤。在另一方面來說，「烏絲特」的大吃特吃是個好現象，否則清理滿地的狗食物也是討厭的事。他雖然跌了一交，可是沒有人跑來看，所以這次的意外倒像是沒有發生一樣，攝影師和其他工作人員都還沒有來，蓋羅先生和他的客人也在後面不見人影。

奠石很誠實，他並不希望瞞蓋羅先生這件跌倒，傾覆狗食物的事。再者，假如蓋羅先生不知道這件事，也沒有問這件事，那麼蓋羅先生就不會太憂慮了，奠石很怕蓋羅先生會焦急，假如他把事情告訴蓋羅先生的話，因爲蓋羅先生恐怕會幻想，萬一同樣事情發生在現場上

怎麼辦？如果這樣的話，提供節目的廠商也會痛苦和不樂，這樣的話，蓋羅先生也許會因此而失去主持這個節目的機會，而鄒先生就失去這一個有廣告收入的節目。

當奧石獨自思索這些問題的時候，「烏絲特」急切地把倒在地上所有的食物都吃得一乾二淨，絲毫不剩。

奧石心裡完全沒有責備「烏絲特」的意思，他知道「烏絲特」非常的餓，因為蓋羅先生在節目演出前兩天，通常總是不給牠食物吃，這也就是為什麼狗總是這樣餓。也唯有這樣，在電視演出時「烏絲特」才會狼吞虎嚥地大吃特吃，也唯有這樣，才能滿足廠商們的希望。這樣分析起來，誰又能責怪「烏絲特」的猴急呢？奧石告訴自己，他應當伸出不端東西的手，拉住「烏絲特」的項圈，直到把盆子放在粉

筆圈裏為止。

很顯明的，這個動作需要再加練習，因此，奧石再開了兩罐「狗愛它」，倒在狗盆子裡，再一次站在粉筆圈前練習他的動作和姿勢，一面練習，一面召喚「烏絲特」，拍拍牠的背，一本正經地彎下膝蓋，去放狗盆子。

當奧石要放狗食盆的時候，他發現蓋羅先生畫的圈子離淘氣的猴子「沙麗」太近了。「沙麗」是隻好奇心重的猴子，有一條和人手臂一樣長的尾巴，但是牠的身體却不比一隻貓大，因為牠自己太小了，牠忌妒任何比牠大的動物，牠特別忌妒「烏絲特」，因為烏絲特不但長得比牠大，並且還是電視明星。當奧石把「烏絲特」拉回來的時候，剛好使「烏絲特」的尾巴落在「沙麗」伸手可及的地方。

於是事情發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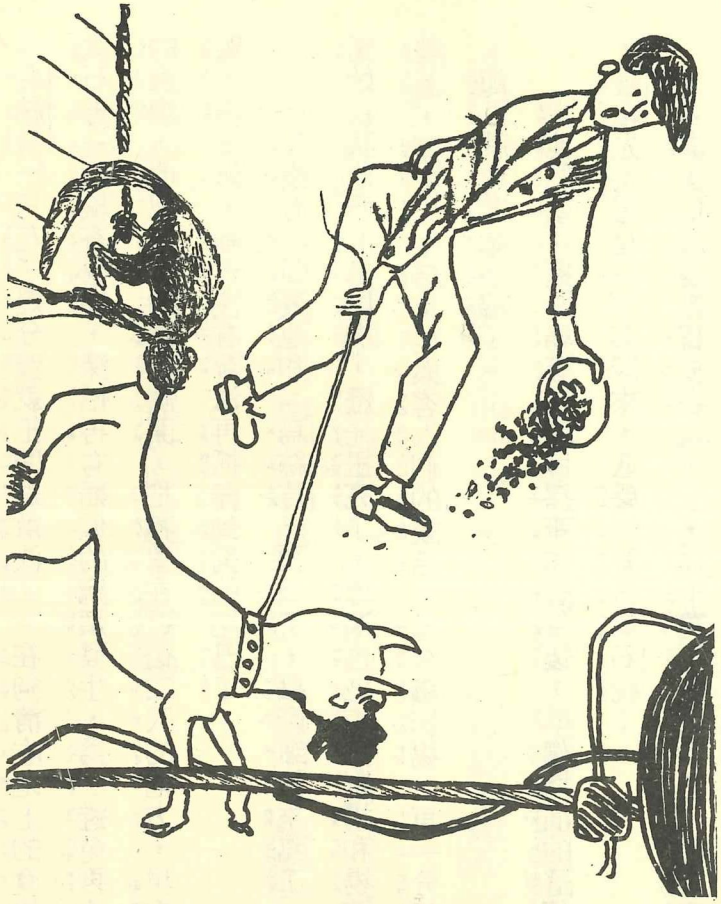
「沙麗」抓住「烏絲特」的短尾巴，張開嘴，一口咬了下去。

「烏絲特」發出一聲嚇人的長吼，往前一衝，掙開了猴子的掌握，在掙開的時候，把貪石也一起拉開，使得貪石手中的食盆翻倒在地，而「沙麗」却幸災樂禍地吱吱叫着，表示高興地跳着舞。

「那邊怎麼啦？」蓋羅大聲地問。

「沒有事，」貪石大聲回叫：「烏絲特……」然後他的聲音低了下來，低得蓋羅先生聽不見他說的是什麼，只聽到後面的「所以沒有事。」

蓋羅先生隨他去，沒有繼續問，而貪石也不大憂慮什麼，因爲「烏絲特」會在傷口不痛後，吃完地上那亂七八糟的一團，而事實上，



「烏絲特」只花了幾分鐘就把問題解決了。在狗清吃地上的食物時，奠石再一次檢查現場，深怕再有類似的麻煩發生，爲了避免再次發生的麻煩，他把猴子的鐵鍊解開，把牠繫在退後二呎的地方，現在儘管猴子再淘氣，牠也沒有辦法再抓握到狗的尾巴了。

現在沒有時間讓他和「烏絲特」預演了，攝影師們來臨了，他們開始在試他們的攝影機，燈光扭亮了，導演也蒞臨攝影場和場務主任談話，蓋羅先生結束他與客人們的談話，過來攝影場，再一分鐘不到，節目就要開始播演了。

當他們站在攝影場等候節目播報和廣告後，準備播演的這個時候，蓋羅先生記起一件事情來，低聲的警告奠石說：

「當我把那袋雜貨放在桌子上，你千萬不要去動它，你動了的話，可能沙麗就夠不到，而把整個玩笑破壞了。」

奠石答應他不去動那口袋子。

音樂開始了，片頭也開始播放了，蓋羅先生從攝影場邊的監視機看到螢光幕。他領奠石走出門外，然後在正確的時候和奠石一起走進開着的門。

韓奠石正式上電視了！這回不是光上臺不說話的路人，也不是被殺死的無辜人，他現在是個正式演員，他可以在節目上暢談半個小時，在他才十一歲的時候。

他告訴自己：做廣告的時候千萬不能出錯。

現在節目才開始。

五「狗愛它」

蓋羅先生和奧石假裝他們是從外面回來，他們脫下外套，掛好他們的外套，蓋羅先生把一大包的雜貨放在桌子上，他把這件事佯裝爲無心的，但事實上却是有心而故意放的，這樣子好讓「沙麗」意外地去翻弄打翻。

蓋羅先生坐在他的桌子前，對奧石說他很高興奧石能來幫忙，因爲他女兒愛妮出痲疹，同時告訴他今天會有客人來。

這是所謂一語雙關的話，一方面告訴奠石，一方面告訴觀衆們後面還有好節目，不要立刻關掉電視機。

「哦，」奠石說，每次蓋羅先生說了話後他總是這樣回答。

這個「哦」字，其實並不是他想說的話，可是他一下子想不出怎麼回答才好。他記得愛妮在節目裡總有許多話說，而自己却說不出來。他曾經幻想自己要愉快而懂事的談，好讓他的朋友和其他觀衆在電視機前說：

「我的老天爺，節目上這個新來的孩子，眞是天才，不是嗎？聽他說話的聲音，這個孩子將來準是個大明星，看起來挺聰明的。」

那便是奠石所幻想的，但眞正在攝影機前他却嚇呆了，他怕什麼呢？他也不知道，一般人通常都有站在多人面前就說不出話來的毛病，可是現在，攝影場沒有別人呀，眼前只有麥克風和攝影機。

也許攝影機上那個紅燈的關係吧，那個紅燈是導演決定要用特寫鏡頭的信號。也許就是這個紅燈麻木了他的智慧，使他顫抖，使他變得笨拙。

他並不完全瞭解蓋羅先生所說的話，但每次蓋羅先生的話音一落，他就說：「哦！」

這個「哦」使他自己覺得不對味，那個聲音也不像是他自己的聲音——一種微弱多變的聲音，他試着說得有力，但越試越糟。

在他這一生中再沒有比這一刻更不舒服了。他絕望地想：半點鐘快點過吧！但這半個小時却像永無止境似的。

不久，頭一個鈴聲響，宣佈有第一位客人來了。

「過來，奠石。」蓋羅先生和藹地說，但是奠石在一種迷糊若失的狀態中，不知蓋先生在說什麼，所以蓋羅伸手去拉他，一起迎接客人。

「奠石，」蓋羅先生說：「見見李太太。」

「哦。」奠石說。

「李太太實在很好，她帶她心愛的長尾鸚鵡來給我們看，也可以說來給我們聽，因爲這隻小東西是全國最會說話的鸚鵡之一。」

「哦。」奠石仍然是硬板板地說。

「這小東西叫什麼名字呢？李太太。」蓋羅先生問他的客人。

「親愛的，你自己告訴他你叫什麼名字吧！」李太太用一種過份熱心的語調說。

鳥兒沒有說話。

「瑪沙，瑪沙，瑪沙，」李太太低聲地說，好像要給鳥兒一種暗示，但是鳥兒並不理會，牠只瞧瞧四周的攝影機、燈光，樣子如同啞巴一樣。

「說話呀，親愛的，」李太太祈求着，托起小鳥的嘴，慈愛地親牠的嘴：「說話呀，親愛的，說「瑪沙」，說「瑪沙」，瑪—沙，瑪—沙，瑪沙。」

李太太眞快被激怒了，因爲她的鳥兒木然呆立，如同一個匪徒站在法庭上一樣。

蓋羅先生過來幫她解個危，同時也給自己的節目解危。

「哈哈，」他大聲地笑說：「這樣說來這個小東西的名字叫『瑪

李太太千方百計的哄她的鳥兒說話。

沙』了，我可能已經知道爲什麼牠不說話了，牠是位小姐，牠不願和男士談話，哈哈，假如牠是位太太，我相信牠會滔滔不絕的。」

蓋羅先生一邊說着，一邊溫文的把李太太擠到門邊去，但是李太太可沒有離去的意思，她知道「瑪沙」在家講得很好，她決定要向蓋羅先生和觀衆證明，她的「瑪沙」不是啞巴。

於是李太太對貪石說：「你和牠說句話呀！」

「哦！」貪石說。

鳥兒也沒有說話。

「說，說『七月四日是獨立紀念日』，說話，親愛的。」李太太再次試試，然後一次又一次的試，但「再接再厲」這句格言對鳥兒好像不生效力。

蓋羅先生眞希望這個時候猴子會拆開他的雜貨袋，以引起觀衆的興趣，不然的話，今天這個節目是大失敗特失敗了。他看見一號攝影機了，他知道這是導演先生指示來解危的，他裝得若無其事一樣，瞧也不瞧「沙麗」一眼。

而奠石呢，他的思想是一片空白，可是當他轉頭看沙麗的時候，他全身陷在驚慌失措中了。

因爲太驚慌了，他甚至連李太太請他對鳥兒說話的請求都沒有聽到。

他的眼睛一直盯視着沙麗那隻好奇又好事的猴子，不錯，猴子是好奇又好事，牠拼命地拖着牠身上的鐵鍊，可是怎麼也夠不到雜貨袋。

奠石心裡明白爲什麼沙麗夠不着，牠在開演前後移了二呎，以免

牠咬狗的尾巴，他想到走去桌邊把雜貨移前一點，好讓沙麗可以夠到，但假如有一架攝影機攝到他這個動作，那就蠢得不能再蠢了，此外，他還答應過蓋羅先生不移動任何東西的。

因此，奠石仍然呆若木鷄的站在原來的地方，心裡想着：當蓋羅先生發現爲什麼沙麗不拆開雜貨袋時，會多麼的震怒。

正在這個時候，奠石聽到一種令人驚訝的聲音，因爲李太太的鳥兒突然開口說話了，並且滔滔不絕地說。

「八十七年前，」鳥兒以一種清晰的聲音說：「愛我嗎？看上帝面上。過來，起來，過來，起來。長尾鸚鵡會說話，長尾鸚鵡會說話。八十七年前，八十七年前。」有些時候長尾鸚鵡想說話，可也不見得就會自如。

當奧石以一種輕鬆的眼光看蓋羅先生，希望他臉上會有輕鬆的表情，可是他所看到的却是驚訝；李太太因爲過份的驚訝以致托鳥的手不斷地顫抖，抖得鳥兒要站也站不住。

而很明顯的，瑪沙並沒有說話，奧石仔細地看看牠的嘴和喉嚨，那兩部份動都沒有動。

然而鳥聲使蓋羅先生逐漸清醒，他開始和李太太談論有關這小東西會說話的事情。

這究竟怎麼一回事呢？這是導演使用的一個技巧。導演眼看鳥兒不說話，李太太又不肯下場，便立刻決定給鳥兒一個幫助。他命令一個管理錄音的人找出一捲鸚鵡的錄音帶，在控制室用唱機放出來，再接入麥克風裡，讓觀衆聽到，同時叫攝影師們不要拍特寫鏡頭，取遠

鏡頭，使觀衆看不出是用錄音帶的，而不是眞正瑪沙在說話。

「眞太好了，李太太，」蓋羅先生說，同時把李太太送到門邊說：「謝謝你讓我們聽到這麼好的鳥，下次有機會一定請你再帶牠來，再見再見！」

這回眞正把她送走了。

或許有些觀衆會奇怪，爲什麼鸚鵡已經離開螢光幕了，牠說話的聲音還會這樣大而響？原因是管聲帶的人遲了一點才切掉通麥克風的電扭，也就是因爲這樣鳥走了，觀衆還可聽到牠的聲音。

這個節目幾乎是陷在癱瘓狀態，蓋羅先生急切地想進行別的項目，他推奧石一把，提醒他說：

「奧石，你去弄點好吃的「狗愛它」給烏絲特吃，我要對觀衆說

一點話。」

奧石被蓋羅先生推了一下，總算清醒過來，現在要做的就是預演的那套工作了。

他聽到自己的聲音叫說：「來這兒，烏絲特！」

烏絲特慢慢地走過來，顯得心滿意足地搖動牠的尾巴。

奧石倒兩罐「狗愛它」在食盆子裡，然後拿到粉筆劃的圈子裡，這回他根本不憂愁蹲下去放或者彎腰下去放，他只順其自然地放下去，瞥眼看看烏絲特的位置，看看牠的臉孔是不是對着第二號攝影機，好讓廠商看得到烏絲特大口吞嚥食物的美麗鏡頭。

奧石瞥監視機一眼，現在出現在螢光幕的是特寫鏡頭了。

「烏絲特，吃東西呀，」奧石大聲叫。

烏絲特吃也不吃，只是搖着尾巴，看看奧石，舔舔奧石的臉孔，那樣子好像牠對「狗愛它」不感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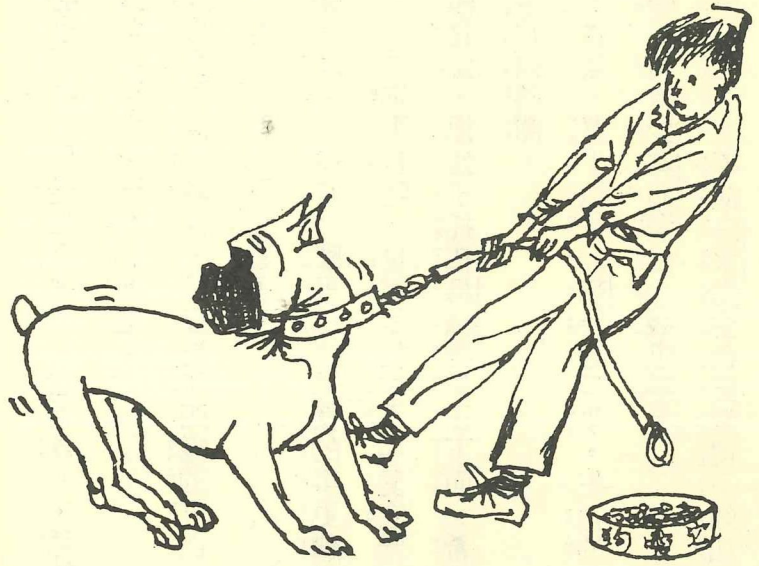
烏絲特因爲在預演的時候，已經吃了四罐的東西，所以在這時候牠已經沒有食慾，連看也不想看了。

奧石被驚嚇呆了，還有什麼事情比這樣的事更糟糕呢？宣傳狗食物「狗愛它」，而狗不肯吃，也就是根本不「愛它」。

奧石拿起食盆，把盆子托在烏絲特鼻子下面，希望烏絲特吃，但烏絲特厭惡地把頭調開。

奧石放下食盆，雙手抓住烏絲特的耳朵，把牠的鼻子推進盆子裡，烏絲特跳開，同時對奧石發出一聲吼叫。

整個事情都匝了。導演白萊先生也震驚得不知如何是好，良久，



他拖狗去吃，「狗愛它」，偏是狗不去吃。

他才恢復智力，切掉奧石和烏絲特的鏡頭，轉而播放出蓋羅先生一張驚恐的臉孔。

這是那些不可能的情況之一，蓋羅先生極力想從絕望中找出適當的話來說——說些不使廠商難過的話，多少補償一些剛才尷尬的場面。當然他想不出什麼好說的，多說別的也許反而更糟，因此他若無其事地照平常的廣告詞說，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

他說：「所有的狗都愛吃『狗愛它』，你剛才看到過，我的狗烏絲特多麼喜愛它，他幾乎是等不及到吃飯時候，『狗愛它』營養豐富，對牠有益，也會對你們的狗有益，怎麼樣？今天就買一罐吧！你們的狗會和烏絲特一樣喜歡它的。」

在奧石有生以來，他從沒有覺得這樣不舒服過，會鑄成這種事完

全是他的錯，可能這次的錯誤會使蓋羅先生失去他的職業，使鄒先生失去這個主顧。眼淚湧到他的眼眶。他看到蓋羅先生滿臉掙得通紅，聲音沙啞，但仍然在做「狗愛它」的廣告。

就在這一刻，奠石做了一個決定，他決定說實話。

他走向蓋羅先生，含着淚水說：

「蓋羅先生，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我知道爲什麼烏絲特不吃『狗愛它』。」

蓋羅先生停住他的廣告詞，雙眼盯著奠石。

「烏絲特吃『狗愛它』吃得太多了，」奠石接下去說：

「我在節目開始前餵了牠四罐。」

「你說什麼？」蓋羅先生大聲問。

「我說，我在節目開演前餵了牠四罐『狗愛它』，我並不是眞正要餵牠吃而是預演，但是頭一次牠把我推倒了，食盆打翻；第二次是沙麗咬牠的尾巴，害我又把食盆打翻，每次打翻的食物，烏絲特都吃光了，這裡，我去拿那四個空罐頭給你看。」

奠石撿起剛才開的兩個空罐子，然後又跑到場外去拿另外四個空罐子，他做這些事的時候，蓋羅先生只是木然地瞪視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奠石又回來了，雙手拿着六個空罐子，正面對着攝影機，向觀衆說：

「各位觀衆，你們可以看到這些空罐子，『狗愛它』的的確確是有益於狗的食物，但是你不能責備烏絲特，因爲牠沒有辦法在同一個

時間內吃六罐食物。牠的確是喜歡它，假如牠不愛吃的話，牠不會在節目開演前幾分鐘，一口氣吃下四罐，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誤會而不買『狗愛它』，我希望你們不要因爲我的錯誤而不買。」

他的話聲才落，「狗愛它」公司的電話就不斷地響了，許多家裡養狗的觀衆都紛紛打電話去訂購，有些沒有養狗的人，也去買一點，因爲他們都不忍心看見奠石含着淚水，表現得那樣勇敢和誠實。

最初，提供節目的廠商並不知應該生氣或者快樂，但是當電話接二連三，不斷的訂購「狗愛它」，使得廠商經理決定怎麼做了，經理因爲訂貨的人多，高興得派人送一大箱「狗愛它」給奠石，奠石收到禮物的時候，反而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想送給蓋羅先生，但蓋羅先生已經有很多，而他自己又沒有狗。

這些情形，鄒先生坐在他辦公室的電視機前看得清清楚楚，當他聽到奠石對觀衆那段誠懇的演講後，他立刻知道這段演講要比六個月來任何一次的商業廣告有效得多。

鄒先生深深地覺得驕傲。

下半節的節目都進行得很好，蓋羅先生在奠石向他提到沙麗咬烏絲特的尾巴後，他就發現奠石曾經動了沙麗的鍊子。於是，他趁鏡頭對着奠石時，偷偷地把鍊子放回原來的長度，不久沙麗就如願以償地大撕雜貨袋，打破鷄蛋，把麵粉撒滿一地。

這天節目中只有一件事情不如意。

一位帶一隻大獼猴的女士，要領她的獼猴去向沙麗問好，在蓋羅先生沒有來得及阻止前，沙麗已經把獼猴的尾巴咬了一口，這隻大猴

子生氣地又跳又叫，跳到蓋羅先生面前，向蓋羅先生的手一口咬了下去。

蓋羅先生的手非常的痛，還流出血來。但他還是把節目主持完了，在節目進行的時候，他一直把手藏在身後，免得給觀衆們看了增加壞印象，尤其是孩子們，他不願意孩子們看到他流血的手，而認爲動物都是危險的東西。

一當節目完畢後，蓋羅先生立刻請一位醫生來醫治他的手，可是第二天，蓋羅先生進醫院了，因爲傷口感染了細菌，引起很嚴重的病，差一點把蓋羅先生的命奪了去。醫生說他的病數週後才能復元，這期間「動物商店」的節目由誰來主持呢？

由誰呢？誰使得「狗愛它」暢銷呢？誰最受觀衆的稱讚呢？誰是鄒先生最感到驕傲的人呢？

韓貴石。

鄒先生喊他進辦公室，告訴他：「我和廠商決定下週的節目由你單獨主持。」

六　動物羣

於是我們這位小英雄—韓奐石—將是下週「動物商店」的節目主持人。

當然，在這樣重要的決定下，必定會有一連串的會議來討論節目中的細節。

蓋羅先生一直住在醫院裡，醫生說他至少要住一個月的醫院，而他的女兒愛妮出痲疹，也是需要長時期的休養，她在這一兩個禮拜也

不能來參加。

雖然有些人認爲更換節目主持人太冒險了，但白萊導演認爲不用掛心，他會把事情處理得很好，使得奧石在節目上不用做太多的事情。除此之外，鄒先生對奧石也很有信心，而廠商堅持奧石來做這個節目，廠商經理說：奧石做了那段演講後，他變成眞正做「狗愛它」的宣傳人員。

爲了下星期的節目，奧石有許許多多幫助籌劃的人：鄒先生、白萊先生、場務主任、攝影師畢先生以及巴小姐，他們都盡其所能的向他提出建議。

頭一個問題是邀請客人的問題，事實上，這不算是問題，蓋羅先生存有許多想來參加節目的人的卡片，上面登記着人名、動物的名字

、動物類別和特長等等。蓋羅先生把各種不同的動物分門別類，像狗、蛇、貓、鳥等，同類的卡片就放在一起。

在「狗類」的卡片堆裡，他們發現有一個名字叫湯烈的人，卡片上這樣記錄着：「牛頭犬，出身有趣，下顎長而低，下門牙蓋過上門牙。」奧石不知道出身有趣是指湯烈先生或戲牛犬，不論指人或狗，他們將會是一對好客人。

在「蛇類」的卡片堆裡，他們發現有一位婦人，名字叫史愛達，卡片上寫著：「深紅色蛇，看起來像桃紅色蛇，但不是，謝謝上帝。」這些詞句，奧石一點也不瞭解，他眞希望蓋羅先生能爲他解釋，但是蓋羅先生病得太重了。

鄒先生的秘書代奧石邀請湯烈先生和史愛達女士來參加節目，他

們兩位都欣然接受。第三位客人，鄒先生和白萊先生認爲請賀伯尼先生比較合適，因爲賀先生擁有一家眞正的「動物商店」，電視公司每個星期向他租動物來表演，賀先生本身又有多次上電視的經驗，讓賀先生做貧石的第一位客人比較好，有好的開始，便是成功的一半。因此，他們決定讓賀先生來做貧石的第一位客人，引導一個好的開始。

當這個計劃進行時，貧石越來越覺得興奮，他每天下午放學都到電視公司去參加開會，因而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個重要人物，鄒先生看出來他的心情，所以在星期三的傍晚，把他喊進辦公室，趁別人不在時向他說：

「貧石，你想成爲一個大演員，還沒有到那個時候，星期六你只以一個小孩子的身份演出，白萊先生導演這個節目多年，你很需要他

在技術上的幫忙，而他也很願意，他會使你做起來輕易，不要老把攝影機和麥克風或其他東西放在心裡，場務主任會在適當的時候把客人送進去，你只要在送客的時候，向他們做個手勢就好了。」

「是的！先生。」貧石說。

「還有，你要記得，在你節目裡出現的客人，對他們帶來的動物都很熟悉，你不用向他們說太多的話，你的任務是聽他們的，你只負責問問題，然後他們就會告訴你許多事情。」鄒先生說完這些話後，拍拍他的肩膀，要他趕快回家吃晚飯，在貧石離開鄒先生的辦公室後，他心裡就沒有先前那種自以爲了不起的感覺了。

第二天、第三天，他一直想着鄒先生的話，滿心只想早一點看到那隻戲牛犬和蛇了。

在節目上演以前，奠石的心裡充滿了串串的問題，所以忘記了所有的緊張和不安。白萊先生事先曾安排一位廣播員向觀衆解釋爲什麼蓋羅先生沒能來主持，並且宣佈節目由奠石代替。在攝影鏡頭沒有對準奠石以前，白萊先生送一串葡萄給奠石，以便讓他餵沙麗吃，這樣在奠石第二次上螢光幕的時候，會有事情做，也會顯得自然些，因此，他連自己上了螢光幕了還不知道呢。

當「動物商店」的門鈴響後，門便開了，奠石知道他的第一位客人賀先生來了。這天賀先生帶了一些金黃色短尾，長相像老鼠的動物，賀先生告訴奠石許多有關這種小動物的故事，那些故事太有趣了，使得奠石忘記了正有成千成萬的觀衆坐在家裡看他。

賀先生是個節目上的老顧客，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很能引

人入勝，因此，他在場的時候，使奠石覺得安逸自在，他只需傾聽賀先生解釋這種像老鼠的小動物是多麼溫馴，多麼的容易飼養。賀先生說在歐美成千成萬的這種小動物，是一九三〇年在敍利亞、地中海一帶深穴裡挖掘出來的，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傳入美國，傳來時只有一窩——一個母的和幾隻小的。

奠石不大相信一窩小老鼠會在幾年後繁殖成千成萬。賀先生說一對這種小動物在半年內會繁殖成兩百隻。假如這兩百隻再繁殖快速的話，半年後會變兩萬，然後在下半年便有兩百萬了。賀先生警告飼養這類小動物的人，小心牠們逃跑出去，如果逃出去的話，牠的繁殖力會更快速，而變成有害的動物，因爲牠們以五穀爲主食。

白萊先生告訴場務主任給賀先生手勢離場，所以賀先生對奠石說：

「我該走了，我還另有約會，再見！」

奧石又拿葡萄給沙麗吃，不久，店舖的門鈴又響了，湯先生帶他的牛頭犬進來。

湯先生是位和藹可親的人，他向奧石自我介紹，並且說：「聽說蓋羅先生不幸住院，心裡很難過，不過有你這樣好手代理，總算不錯。」

奧石聽了湯先生的恭維，覺得很愉快，邊拍拍湯先生用皮帶牽着的牛頭犬，邊說：

「很高興看到你，我一直想知道這種狗的名字來源，因爲你有這種狗，也許你能告訴我是不是這種狗長相像牛，胸部寬濶，結實如牛？」

「不完全正確，」湯先生回答，他滿心歡愉，因爲奧石竟會這樣優雅地引起話題：「你可以看出來我的牛頭犬是多麼溫和好性情，我們剛進來的時候，你拍拍牠，牠溫溫馴馴的，從這點你就可以看出來牠是隻多麼和善的狗。

「但是牠的曾曾祖父就有點兇猛，牠們原先的名字叫戲牛犬，因爲牠們是用來與牛對鬪的，古時候的人並不像現代的人這樣愛護動物，他們讓牛狗對鬪，好像是運動一樣，他們把這種運動稱是『戲牛』，他們還讓這種狗去和熊鬪，或者和同樣兇猛的狗對鬪，看看那一種狗厲害，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人們把這種好狗命名爲『戲牛犬』，而不命名爲『戲熊犬』，也許牠們用來鬪牛的時候比用來鬪熊的時候多。」

奠石對湯先生的這段談話非常感興趣，同時凝神諦聽，白萊先生要攝影師們偶而取一取奠石那份熱烈傾聽的神情，這樣會使觀衆也會熱心地聽。然後白萊先生又要攝影師們攝湯先生的臉孔，然後是牛頭犬—勇敢王子。牠外表看起來結實有力，所以任何人都想像得出牠可與一條牛鬪。但從性情的溫文和高貴來看，又不覺得牠是能與牛鬪的。

有了白萊先生暗中的指導和調度，奠石在節目上不要做什麼，一切順其自然。

「這種狗鬪牛的唯一機會是咬住牛的鼻子，同時試着把牛頭拉下來。」湯先生繼續說：「這種狗怎麼樣才算最好的狗呢？最好的狗是牠咬住牛的鼻子，牛拼命摔動牠的頭，要把狗摔掉，用牛角去戳，而在這個時候能經得起牛摔的狗就是最好的狗，這種狗的下顎通常是長而

低，牙齒稍向後彎曲，牛頭摔得越厲害，牠越咬得緊，下顎越直。因此，英國人選這類的狗，總是由下顎開始選，這也就是人們喊這種狗爲戲牛犬的原因了。」

「好極了，我很高興這樣的動物再不用出來鬪牛了。」奠石眞誠地批評說。

「現在讓我表演給你看，牠是怎樣利用下顎的。」湯先生說：「當然沒有牛，不過。」他拿出一根棍子讓狗咬住，當狗咬住棍子後，湯先生舉起棍子，直到狗兒吊在空中，然後湯先生把棍子左右搖擺，狗兒毫不費力地跟在空中左右搖擺，最後，湯先生把搖擺的幅度放大了，同時施轉他自己的身子，使勁地轉，但狗仍不費力氣地咬那根棍子。當湯先生把速度緩緩地減慢，狗的腿着了地，在得到湯先生的命

令後，狗才放棄棍子，站立着，神情顯得非常愉快。

之後，湯先生向奧石說：

「我們該走了。」

奧石眞希望他們繼續表演，但他知道不行了，因爲時間已到，他必須把握時間，所以他很誠懇地向湯先生道謝，輕輕地拍拍狗的頭，說：「再見！」

接着的時間是商業廣告，是奧石喊「烏絲特」出場的時候，攝影場的雜工用皮帶把牠繫在後臺，以避免牠和戲牛犬惹事。這天，烏絲特出場了，飢腸轆轆地大吃「狗愛它」，這天，一切順利。當烏絲特大吃牠的食物時，奧石再次向觀衆解釋上禮拜發生的事情，他特別指出，烏絲特實在是很愛吃「狗愛它」的。

因此，有更多的觀衆購買「狗愛它」。

廣告過後，門鈴又響了，這回進來的是史愛達女士，她帶她的深紅色蛇走進來。她長相不像奧石在馬戲團裡看的弄蛇人，她不穿草裙或在蛇前跳舞，事實上她穿的衣服和奧石的母親差不多，因爲她是位家庭主婦，唯一與他母親不相同的是，這位史女士對養蛇有興趣，如此而已。

奧石一介紹完自己之後，立刻問：

「蛇眞是種好動物嗎？」

「是呀，」史女士回答：「不過那看你自己所希望的是什麼了，蛇固然不像貓狗討人喜歡，但養蛇有養蛇趣味的地方，那些有趣的事情是我以前所不瞭解的。」

「但是，你不怕蛇嗎？」貧石問。

「當然不怕。」史女士有點不平地說，同時開始證明她眞的不怕蛇。

她從她帶來的籠子裡抓出蛇來，把牠圈在頸子上，那條蛇看起來像是十分滿意，動也不動。沒有咬人的企圖。

貧石承認那條小蛇身上的顏色非常美麗，有一條條的黃色和鮮紅色的花紋，這兩種顏色又由黑色分開着。

「假如牠要咬你怎麼辦？」貧石問。

「假如一隻貓要抓你，」史女士反問：「你要怎麼辦？這是同樣的道理，這條深紅色的蛇和其他無毒蛇一樣，有尖銳而短小的牙齒，牠們咬一下不會比貓抓一下更危險，牠們不是生下來咬人的，牠們大

部份都不咬人，甚至在第一次捕獲牠的時候也不咬人，何況在飼養牠這麼久以後，更不會咬人了。不信，你可以試試玩玩牠，看看會不會咬人。」

貧石根本就沒有計劃要玩玩這條蛇的，但現在史女士這樣一說，他簡直沒有機會說「不」了。史女士從頸子上拿下蛇，把蛇裹在貧石的頸子上，把貧石的手放在蛇的頸子上，和她自己所做的動作一樣。

貧石的第一個反應是想跳了起來，同時把蛇拋掉，想是想，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爲他認爲蓋羅先生不會這樣做，但是他這種想拋掉蛇，跳開身子的想法，却明顯地在他臉上的表情表露出來，這種表情被白萊先生發現了，他暗忖：「這是什麼節目？這是什麼鏡頭？這是電視節目嗎？」

大出奧石意料之外的，他發覺蛇的身上絲毫沒有汚穢的黏液，並且摸起來也沒有冰冷的感覺，史女士解釋說：「蛇是冷血動物，牠們身上的溫度是隨環境的溫度而改變，現在蛇在攝影場，那麼牠身上的溫度就和攝影場的溫度一樣了。」

奧石把蛇從頸子上拿下來，放在地板上，他要看看蛇沒有脚是怎樣走路的，蛇匐伏在地上，只把舌頭伸進伸出地，身子一動也不動，奧石弄弄牠的頸子，刺刺牠的尾巴，牠向前動了幾吋。

「爲什麼牠一直把舌頭伸進伸出的？」奧石很想知道：「牠是不是在生氣？」

「蛇的視覺不太好，」史女士告訴奧石：「但是牠們的觸覺很好，牠伸進伸出的舌頭可以幫助牠走路。牠們也可以聽，雖然你看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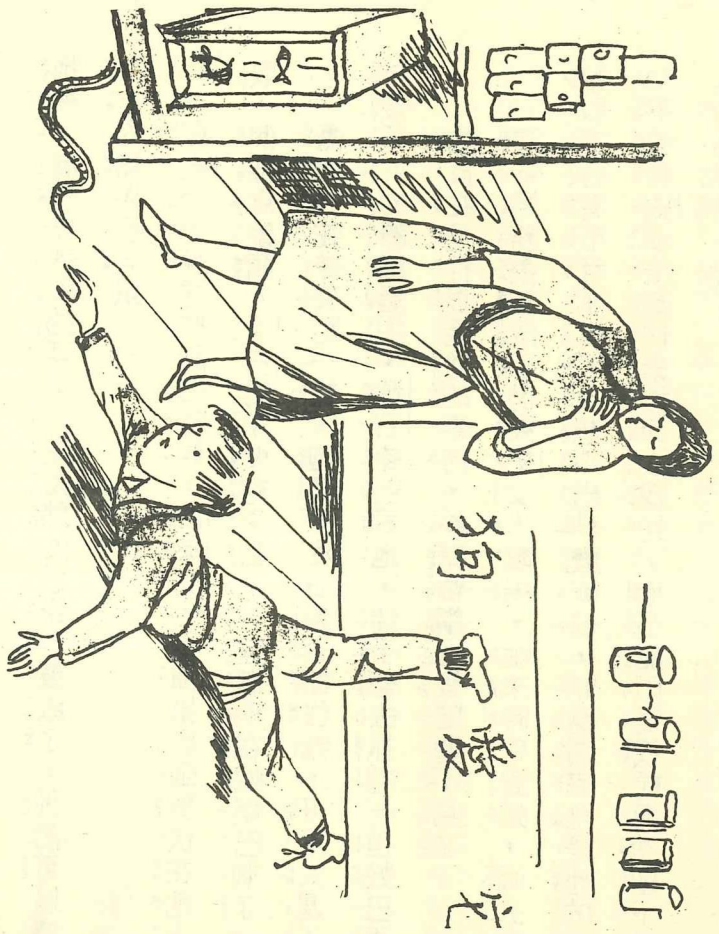
牠被一層外皮蓋着的耳朵。蛇對熱的感覺最靈敏了，牠們可以憑老鼠身上的熱來吃老鼠。」

在史女士說這些話的時候，白萊先生指揮攝影師對伏在地上的蛇取一個特寫鏡頭。奧石爲了要蛇爬動，又輕輕地在蛇尾巴刺了一下。

驀地，蛇像賽跑一樣，跑了，奧石想去抓住牠，可是太遲了；蛇向架子下的牆鑽過去，奧石膝蓋着地，伸手想去抓牠，但蛇已不見了。

這實在是件很尷尬的事情，蛇竟會鑽過假牆壁不見了。

這時場務主任做手勢要史女士離場，她來時帶着蛇，回去時沒有蛇似乎心有不甘，奧石也想不出什麼辦法，蛇跑開完全是他的錯，他又不能和史女士到佈景後面去找蛇，他不能因爲找蛇而空留下滿滿的「動物商店」呀！



那條深紅色的小蛇呢？牠跑那兒去了？

但是史女士的思想敏捷，動作迅速，她說：

「不要掛心那條蛇，牠總是喜歡躲躲藏藏的，牠等一等就會再出現的，如果我先回去了，你就在回家時候順道把牠送回來好了。」

奠石很感激地說：「我一定照做。」

「照說我應該留下來找我的蛇的，」史女士不顧場務主任要她下場的手勢，繼續說：「但我家裡還有事，我得趕緊回家。」史女士家裡本來是沒有事的，但是她總要找個藉口離去才行，否則白萊先生在時間到時切掉鏡頭，就不大好了。

史女士說完離開了。

但是那條深紅色的小蛇呢？牠跑那兒去了？

七 小蛇

史女士一踏出佈景做的街道後，立刻衝回到佈景後面去找她心愛的小蛇，但是她沒有找到。

甚至「動物商店」這個節目完了，佈景拆掉，拿回儲藏室了，她還找不到她的小蛇。貪石、白萊先生和許多不怕蛇的工作人員、賀先生，甚至湯烈先生和他的牛頭犬都出動幫忙尋找史女士的蛇，他們到處找，只要可能找到的地方都找遍了，但是仍然沒有小蛇的踪影。

最後，他們不得不放棄。

史女士對於丟掉蛇這件事非常難過，而電視臺的負責人鄒先生却非常不愉快，因爲電視臺裡有一條蛇，儘管牠是一條無毒的蛇，總是件討厭的事情。

那個星期六，奧石的學校開始放寒假，所以鄒先生出錢請他整個星期都在電視臺裡找尋那條蛇，算是做服務生的工作。奧石很感激鄒先生給他這樣一個好機會，既可賺錢又可多學許多事情，再說，他也想不出有什麼地方比電視公司更值得渡過這個春假了。

因此，奧石向史女士保證，他要全心全意找尋那條小蛇，並且在找到的時候送還給史女士。奧石跑遍整幢公司大樓，請每一個人不用緊張，假如看到小蛇的時候，不要殺牠，最好先來通知他自己。

那天晚上，奧石回到家的時候，他的爸爸和媽媽大大的讚頌他下午所主持的節目。母親說：

「你主持的節目太好了，太有趣、太動人了，我本想不看都不行。」

「你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恰到好處，」他的父親稱讚他說：「每件事都順利。」

「蛇跑掉那件事情呢？」奧石問：「我想那是最糟糕的了。」

「哦，那看起來挺可愛的。」母親說。

奧石現在才知道那件使全電視臺的人困擾不安的事情，並沒有給在家看電視的觀衆引起多大的惡感，不論怎樣，在攝影場上的錯誤，在觀衆們的印象中並不算太重要。但是有一件使奧石暗中憂慮的事，

就是沒有人向他提到，下星期是不是繼續讓他主持？也許大家因爲蛇的事而緊張着，可能，鄒先生默許他主持到蓋羅先生病癒回來？

想雖然想，但是他還是不敢確定，尤其是禮拜天下午比爾來後，他更是疑惑不安了。比爾說：

「嗯，照我看來，你只站在那裡聽人家的，那樣誰也會呀，那樣做要什麼大明星來演呢？」

奠石向比爾解釋，主持這個節目也就是在適當的時候，提出適當的問題，讓客人們盡量的談談有趣的事情，這也就是節目的主要目的，沒有人會希望「動物商店」的主持人站在場中央朗誦莎士比亞。

「那麼，」比爾諷刺他說：「那條蛇跑掉，不會是故意讓牠跑的吧？」

因此，奠石星期一去報到上班時，心裡非常不快樂，那天也是春假的第一天。他先到一個地方問人家，有沒有看到蛇，沒有人看到，他想那條蛇說不定已逃出了這幢大廈，或者已死了，說不定牠還活着，但是牠在那裡呢？這是奠石所憂慮的。其次他所憂慮的事情是：能不能再主持節目？他很急於想知道，他眞擔心上一週是個開始，也是個結束。

奠石在大廈裡再找了一次，結果失敗了。但正在愁苦萬分的時候，道具室的畢先生要他到第三攝影場去幫忙招待參加「婦女天地」的人，這個婦女節目是每星期一上午十一點上演。當大約兩百位女士們各就各位之後，奠石回到道具室找畢先生，畢先生也沒有什麼事讓他做，所以他決定去看「婦女天地」，以便消磨時間，同時看馬亨雷如

何主持這個節目。

通常，這個節目大約進行一小時，大部份時間都是馬先生一個人說話，當中只穿插一點音樂和幾位女士的問題。馬先生口若懸河，他對任何問題都對答如流，話中常帶幽默，使女士們咯咯發笑，極爲開懷。但今天顯明的，馬先生遭遇到什麼困難了，連不太有經驗的奠石也看出來馬先生的反常。

也許馬先生昨天睡晚了，或者胃不好，或者什麼不舒服的。不論什麼原因，他今天似乎說不出什麼令女士們覺得有趣或有價值的話來。兩百位女士只板着臉坐在那裡，瞪着眼睛望着馬先生，奠石爲馬先生覺得不安，他眞慶幸自己不是坐在馬先生的位置上。

最後，馬先生在汗流浹背下，告訴衆女士有關蛇的事情；蛇的走

失，全電視臺的人都知道，可是這些來參加現場表演的女士們却不知道；馬先生希望藉這個話題來引起女士們的興趣。他結束說：

「因此，這條蛇仍迷失着，可能還活着，並且很飢餓，牠是在第二攝影場的『動物商店』遺失的，第二攝影場就在這一層樓的末端，可能還留在這層樓裡，據我所知，那條蛇可能就在這個攝影場裡，牠可能會鑽出來，出現在妳的旁邊，或在妳的椅子下面！」

無疑的，女士們的興趣眞被提起來了，有些婦人尖叫着，接着許多婦人，也跟着尖叫了，眞正成了「婦女天地」，女士們都站了起來，有些爬上椅子，有些衝向門邊。馬先生站在他的桌子上，大聲疾呼，請婦女們鎭靜，奠石衝向門邊，幫助阻止驚逃的衆人，最後，在馬先生和奠石的安撫下，秩序恢復井然了。

女士們的興趣被提起來，高聲尖叫着。

「眞抱歉，各位女士，」馬先生道歉說：「我並沒有意思讓你們驚慌，這裡根本沒有蛇，我只是說『可能』，只是開開玩笑而已。」

現在，他才注意到龔石曾經在門邊幫忙他，免使衆人奪門而出，因此他決定請龔石來向衆人證實一下自己的話。他向衆人說：

「我向你們說過，蛇是上星期六在『動物商店』的節目裡走失的，很幸運的，那位主持節目的先生，不，應該是小孩，他正在我們的攝影場，韓龔石，假如他怕蛇的話，他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裡，龔石，過來這裡，對我的朋友們解釋，那條蛇是沒有毒的。」

「馬先生是對的，」龔石說：「那條蛇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上星期六以前，我一點也不瞭解蛇，假如不是蛇主人史女士告訴我的話，我也很怕蛇，我以爲那條深紅色的小蛇是最毒的，牠不像響尾蛇一樣

，要來咬人的時候，毫無聲息，而咬一口就會使傷口附近麻木，但是事實不然，那條身上有黃、紅、黑三色的蛇——。」

正當奧石說到這裡的時候，馬先生看到他脚邊的地上，有一樣東西在動，他一臉驚恐地仔細一瞧，果然是黃、紅、黑三色的小蛇，和奧石所說的完全一樣。

「我的老天爺呀！」馬先生用一種最最膽怯的聲音叫：「一條深紅色的蛇！」

可憐的馬先生像驚破了膽子似的，向門邊竄去，一邊叫喊着，一邊衝到走廊邊，下樓，衝出大門。

而相反的，女士們却無動於衷，她們只是笑着，笑得前俯後仰，她們被愚弄了一次，再不會被愚弄第二次。她們覺得馬先生眞可笑，

嚇一次就夠了，同樣的事何必要來兩次呢？坐在前面幾排的人，也沒有看到蛇在地上爬，她們的眼睛都盯在奧石臉上。現在小蛇正藏躲在馬先生的桌子邊。

在奧石個人方面呢，他却是興奮不已。當馬先生聲嘶力竭地大叫的時候，奧石看看四周，發現了小蛇！奧石因爲太快樂了，以致忘記了馬先生、女士們以及電視。他一躍過去，一手抓住蛇的後頸，然後跪在地板上，像史女士所做的一樣，把蛇捲在自己的頸子上。

然後，笑嘻嘻地站起來。

一當他站起來，在座的女士們看見蛇都驚駭地奪門而出，還好門都是又寬又大，沒有人跌倒，她們像海浪一樣地湧出大廈，好像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她們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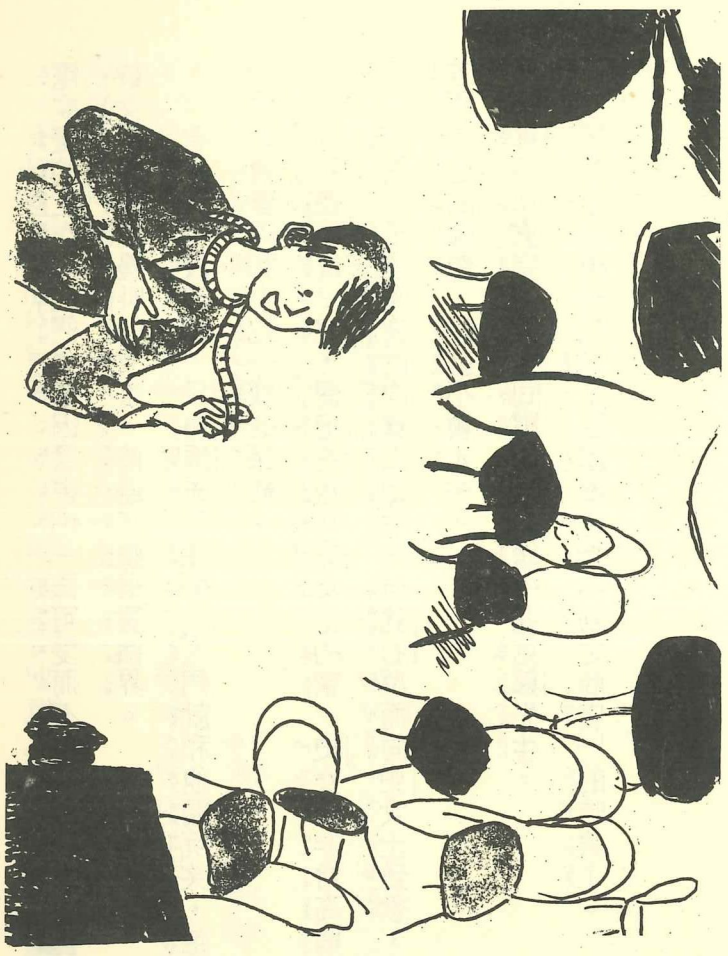
攝影場上只留下龔石一個人，他帶着深紅色的小蛇面對着攝影機。當然，他的一舉一動也就上了螢光幕了。龔石用沒有抓蛇的手拍拍蛇，向觀衆說：

「牠是完全無害的，哦，剛才我說到那裡？對了，我說史女士認爲她的蛇很聰明，聰明得有點像一般毒蛇，所以一般動物看到牠就害怕，就像剛才馬先生一樣，但是我們這條黃、紅、黑的蛇是沒有毒的。」

說到這裡時，場務主任做手勢告訴他節目要結束了。

「嗯，時間差不多了，」龔石結束說：「謝謝你們的收看，我相信明天馬先生還會回來歡迎你們的。」

馬先生的確在第二天回來，但是他很尷尬地面對着觀衆，以及全



電視臺的工作同仁們；他因爲害怕一條可愛而不傷人的小蛇，拋下無數女客，邊跑邊叫的故事，傳遍了整個廣播界。

有好長一段時間，只要馬先生在場，人們就和他開玩笑，每次他的臉都會變得和小蛇一樣的深紅。

奠石在節目一完，便把蛇送回史女士的家，史女士非常高興愛蛇能夠找回，千恩萬謝的向奠石道謝，但奠石反而向史女士致歉，因爲若不是他的疏忽，蛇就不會走失。

奠石在吃完中飯，回電視臺的途中遇見鄒先生。

現在是該讓他知道是否繼續主持「動物商店」的時候了。

八猴子

鄒先生回來後，他召集白萊先生、奠石和提供「動物商店」的廠商開會，商討決定下次節目的有關問題。

鄒先生說：「自從蓋羅先生生病以來，一切事情算是很順利，可是說實話，一切工作會化險爲夷，完全由於幸運，所以我想，下次的節目要好好地策劃一下，總要有些不同。」

這話是不是指着要換主持人？奠石偷偷地想。接着，他很快地說：

「假如想在節目裡換點不同的，我倒有個建議，爲什麼不請一位科學家來節目裡做些試驗，而不要請那些動物的主人。」

「這倒是個好主意，」鄒先生說。白萊先生以及廠商代表都同意：「但是我們到那裡去請這樣的科學家呢！」

「這件事我早想到了，」龔石解釋說：「我有個伯父名字叫韓荷生，他在維斯康辛大學當教授，他是個心理學家，經常做猴子的實驗。他說假如他能多懂一點猴子的思想，那麼他就可以多懂一點人類的思想。就在最近，我父親還說，他想找出猴子是不是具有很高的求知慾，假如他能把那些試驗的裝備拿到節目上來演的話，一定會很吸引觀衆。」

廠商堅持要龔石立刻在辦公室裡打電話連絡他的伯父，電話很快

就接通，荷生伯伯說他很樂意來參加。並且帶來所有的儀器和猴子，好讓一般人瞭解他的猴子在科學上是佔據多麼重要的位置。

鄒先生太高興了，提議下次整個「動物商店」的時間都騰給荷生伯父，不再邀請別人。事情雖然這樣決定了，但龔石心裡仍在懷疑，鄒先生是不是讓他繼續主持？荷生伯父一定很喜歡由自己的侄子來主持的，不管怎樣，龔石希望自己能主持到博得同學們的讚美爲止，但他繼而一想，蓋羅先生的女兒愛妮呢？她比自己有經驗，能說會道，應該由她來主持才對。

他想了想，終於向鄒先生提出這個問題來。鄒先生對龔石的無私表示敬佩，同時告訴他：

「這次應該由你來主持，因爲你伯父要來，如果愛妮要來的話，

你們兩個共同主持。」

鄒先生隨手掛了通電話給愛妮，請愛妮週末來參加主持節目，愛妮說她的痲疹還沒有完全好，恐怕又要拖一個禮拜，末後謝謝鄒先生的電話，並且謝謝奧石的設想週到。

星期六「動物商店」的節目裡別開生面的，滿攝影場都是猴子，一籠籠的，大約有五、六十籠，其他空地則擺着一些精巧的裝備。

大出奧石意料之外，他發現荷生伯父竟然緊張萬分，那樣子比他帶來的猴子還緊張，奧石感到很奇怪，爲什麼他對成千成萬的學生說話不緊張，對着攝影機和燈光竟然不安了？想到自己第一次上鏡頭時的不安，他覺得有必要讓荷生伯父鎭靜下來，使他忘記攝影機。

於是在節目開始而還沒有做試驗以前，奧石先向伯父提出兩個問

題：

「爲什麼你要用猴子來試驗而不用狗和貓呢？狗和貓既好找到又好飼養。」

「因爲猴子比貓狗要聰明得多。」伯父說。

奧石希望廠商不要對這句話有所介意才好。

「但是狗也很聰明有智慧呀，」他爭辯的說：「我們的觀衆經常寫信給『動物商店』，告訴我們他們的狗非常聰明，牠們經常看我們的節目，每次看到節目中有狗，就興奮異常。」

「不錯，」荷生伯父說：「狗能夠認出鏡中的自己，因爲這個影像是立體的，也是正面的，但是側面呢，牠就認不出來了。在螢光幕上牠所看到的只是動物的動作，牠不知道那是不是狗。」

「那麼，狗爲什麼會對着電視上的狗吠呢？」奧石問。

「因爲螢光幕上有狗，就會有狗吠聲，一隻狗可以認出別隻狗的吠叫，即使牠認不出螢光幕上的是一條狗。」

談到這裡他們就不再多談了，奧石很急於要看荷生伯父是怎麼做試驗的，爲什麼需要有這麼多裝備？

「這個嘛，」荷生伯父說：「在科學上，我們必須把每件事情很正確地測量好，這樣，我們才有一個正確的比較，再從比較裡找出答案。但爲什麼用猴子呢？我們有另一個理由，現在讓你自己去證明吧！」

荷生伯父拿了一幅簾幕，圍在籠子的前面，這樣，猴子什麼也看不到，只看到簾幕。然後，他遞給猴子一把鎖，讓猴子走開，另外放

了一面小鏡子在簾幕的末端。

「現在，假定你要去觀看猴子怎樣去開鎖，」荷生伯伯告訴奧石說：「在不打擾他們的原則下，你要怎麼做？」

「我要從布簾末端的小鏡子那裡看。」奧石說。

「對了，那就是我們想做的，現在試試吧！」

奧石移動步子到簾幕的末端，把眼睛對着鏡子向裡面瞧。

「你看到什麼啦？」荷生伯伯問。

「牠們正在看我！」

「就是這樣的，猴子是聰明而好奇，當你好奇地窺視牠的時候，牠也是急着想窺視你，甚至不去開鎖。現在，你就可以了解，爲什麼我們需要購置特別裝備了，假如我們只想觀看牠在做什麼的話，我們

用一種特製的鏡子，我們看過去看得清楚，牠看過來看不清楚。」

「那眞是可以證明猴子的好奇了。」奠石說。

「是的，但不算完全正確。我這裡有一個機器，這個機器可以個別地測出猴子是多麼的好奇，我已經發現越是聰明的動物，越是好奇，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說，一個孩子，他對每件事情都好奇的話，也許他是個很具智慧的人。」

荷生伯伯表演他帶來那個機器的性能和功用。那是一個只有一個小門的木製盒子，那個小門也可以說是一個窗戶，這個盒子有一個自動的鐘、鈍齒、齒輪、桿和幕簾。在盒子裡的猴子假如好奇的話，牠可以每半分鐘推開那扇門一次，向外探視，然後小門又會自動關上。

荷生本來擔心猴子會由於環境不一樣而不肯合作，但是他有奠石

來護住開關。

盒子的齒輪開始旋轉，金屋桿開始移動，奠石還可以聽到裡面的金屬幕簾從小門溜轉開去，荷生伯伯和奠石都屏息靜氣地盯視着木盒子上的小門，懷疑猴子在裡面會不怕而且好奇地推開那扇小門。

當猴子把門一推，門隨即開開，出現的是一張滿臉好奇的猴子臉孔，猴子凝視着攝影場的燈光和攝影機，然後以一種迷惑的神情盯視奠石，奠石下意識地回視猴子，向前走近小門前，猴子慢慢退回盒子裡，目不轉睛地，然後，金屬幕簾又溜轉回來，遮住了門，於是誰也看不見誰了。

荷生伯伯爆出一聲大笑，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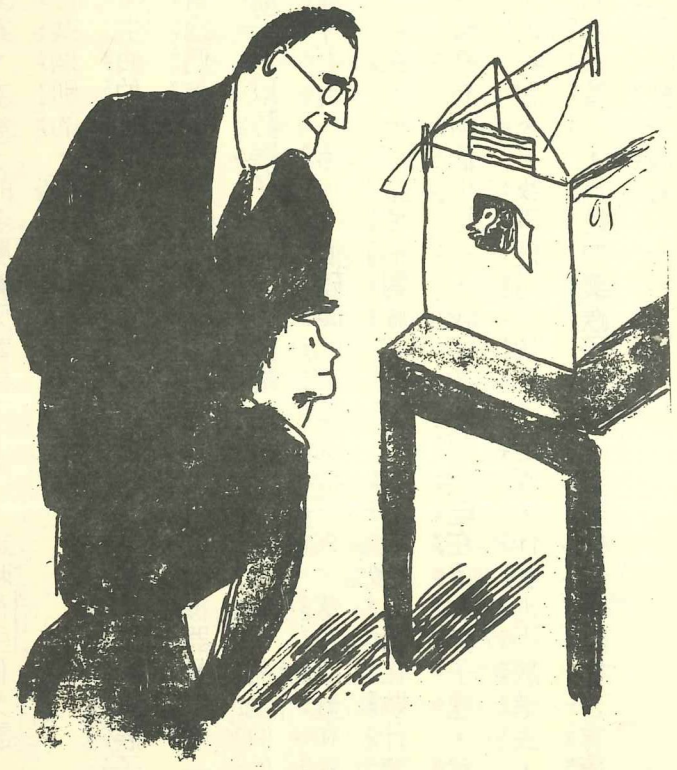
「奠石，我不知道我們是在試驗你或者試驗猴子。」

大約三十秒後，木盒上的小門又開了。

「牠要關在那裡多久呀？」奧石問。

「我們曾經關牠們一天一夜，不吃食物，也不睡覺，猴子一定很好奇地一開一關，最有趣的是，關在盒子裡的猴子很喜歡看一列玩具火車，而不願看一碟花生米或一串葡萄，對猴子說來，花生米和葡萄，正如同孩子愛吃的牛奶巧克力和夾肉麵包，所以你可以知道，好奇對猴子是何等重要，如同我們人類呢。」

奧石聽入神了，一隻手放在放木頭盒子的桌子上，他的頭很接近木頭盒子的小門，下一次門再開時，猴子伸出一隻手用力扭一下奧石的耳朵，這一剎那，白萊先生要攝影師取了奧石驚愕的特寫鏡頭，之後，螢光幕上出現的是奧石一張惱怒的臉孔和猴子不悅的臉孔。



木盒的小門又開了。

接着，木盒子的金屬幕又蓋住了小門，這時荷生伯父說：「現在最好再換個別的，否則要打架了。」

荷生伯伯所指的「別的」，是一種機器，是用來測驗猴子的智力，看看牠們怎樣學習解決難題。這種外表古怪的機器是一個一邊有欄柵的籠子，以防猴子出來，在欄柵前有一滑動平盤，荷生伯伯拉出那個平盤，平盤一落，一個硬硬的幕簾就滑下來，落在平盤和籠子之間。

「現在，」荷生伯伯對奠石說：「猴子看不見我在做什麼，你看，在平盤裡有兩個小杯子，我要放些葡萄乾在這個杯子裡，然後用一塊方木板蓋起來。我再把另一個杯子留着，什麼也不放進去，只用一個圓的木板蓋住，我們要讓猴子學習，方木板蓋着的杯子有葡萄乾，蓋圓木板的杯子沒有。」

「猴子怎麼會知道那一個杯子有葡萄乾呢？牠又沒有看見。」奠石插嘴問。

「牠不知道是在頭一個杯子裡，不過，假如牠是聰明的話，牠會從經驗裡學習到。」

荷生伯伯把平盤推進欄柵裡，同時掀起幕簾，猴子伸出手，一抓抓到沒有葡萄乾的那個杯子。但有了這次經驗以後，牠下次再也不拿圓木板蓋子的，即使荷生伯伯把杯子掉換位置，牠也不再拿圓木板蓋子的。

之後，荷生伯伯和猴子開了一個玩笑，他把葡萄乾放在圓木板蓋的杯子裡，猴子像平常一樣，一把掀開方木板蓋子，沒有葡萄乾。這使得猴子非常生氣，他向荷生伯伯吱吱地叫罵，拼命地搖幌籠

子的欄柵，但是叫罵一陣後，牠又去掀那個圓木板蓋子，於是牠不生氣了，津津有味地吃牠的葡萄乾！

奧石很想知道，荷生伯伯在和猴子做遊戲前是不是先讓猴子餓很久，所以猴子才會絞腦汁地去想找到葡萄乾。

「沒有，」荷生伯伯加强語氣說：「猴子肯合作遊戲，是因爲牠們很喜歡解決難題，雖然牠們吃得飽飽的，牠們也喜歡玩，假如我們還有時間的話，我們還可以來玩一樣，看看牠們能玩多複雜的問題。」

奧石看一眼場務主任，場務主任點頭表示可以，所以奧石就向荷生伯伯說：「可以。」

荷生伯伯聽說可以，便拿出五個不同的木板，放在五個杯子上，而把葡萄乾放在三角蓋子的杯子裡，然後另放一個三角板在那個杯子

邊。

「在開始玩以前，」荷生伯伯解釋：「猴子知道，我旁邊放一個板子的杯子就是有葡萄乾的。」

說着，掀起幕簾，把平盤推進去，猴子迅速地瞥旁邊的三角板一眼，倏地伸出手，把三角蓋子推掉，大吃牠的葡萄乾。

下一次，荷生伯伯用五個同樣的板子蓋住五個杯子，只是蓋子的顏色不一樣，他把葡萄乾放在藍黑顏色蓋子的茶杯裡，同樣的，再放一個藍黑色的板子在杯子邊，然後掀起幕簾，把平盤推進去。這一次猴子仍不理會其他的杯子，一伸手掀開藍黑色的蓋子，享受裡面的葡萄乾。

奧石對猴子會懂這樣複雜的事情，幾乎覺得難以置信，他不知道

猴子要訓練多久才會學習？假如猴子聽不懂人話，又不懂人們給牠的暗示，那怎麼學呢？他問：

「假如猴子不會做的時候，你打牠們嗎？」

「從不，」荷生伯伯說：「除了牠們做錯的時候不給葡萄乾吃，打是沒有過。我們發現猴子在對牠好，而牠又健康的時候，特別靈巧，學事情特別快。但有些猴子聰明過人，簡直就不用教牠什麼，我介紹給你看。」說着，他便走向最遠的角落裡的那一個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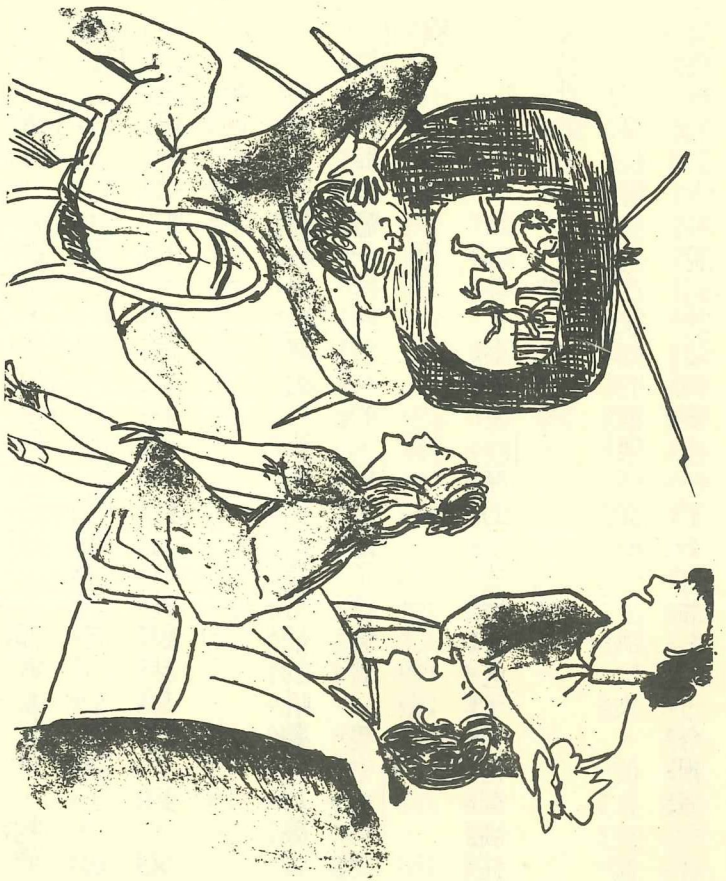
沙麗，那隻每星期都出現在電視上的小猴子，牠平常最好奇了，今天看到突然來了這麼多猴子客人，驚奇得靜了下來。現在牠也許妒忌，或者自己也想顯一顯身手吧，牠突然開始上下跳動，並且像鳥一樣吱吱啾叫。

沙麗的這個動作，使荷生伯伯的猴子也都興奮起來，牠們忘記平常荷生伯伯給牠們的教訓，猖猖地叫着，五六十隻猴子一起叫吼，使得全場鬧哄哄的，連荷生伯伯和貴石彼此說話都聽不到，又沒有辦法使牠們安靜下來。

突然，從攝影場裡傳出一聲森林中最可怕的吼聲，那聲音是從荷生伯伯的那個籠子裡傳出來的，那個籠子裡裝着一隻中南美所產的吼猴。

吼猴的一聲吼叫，不但使沙麗的吱吱聲停止了，也震懾住了所有鬧哄哄的猴子。

這聲巨響使坐在家裡的觀衆們從椅子上跳起來，使在控制室裡管理聲音的人大叫說他的裝備要被毀了；白萊先生命令關掉所有的麥克



讓觀衆們欣賞奧石和荷生伯伯手忙脚亂的鏡頭。

風，讓觀衆們暫時只欣賞奧石和荷生伯伯手忙脚亂的鏡頭，就像古老時代的默片，一點聲音也沒有。

然後，白萊先生甩甩頭，恢復了他的智慧，命令管制聲音的人放音樂配合。過後，鄒先生說這種現象是前所未有的，話雖這樣說，最後他還是結論：「是個很成功的演出。」

九 預演

很顯明的，貧石主持「動物商店」這個節目的機會是快結束了，事實上，他只剩下一個禮拜的機會，因爲蓋羅先生的醫生說，蓋羅先生就要出院了。

愛妮呢？她的痲疹已有顯著的進步，幾乎可以說是好了，但是大出貧石意料之外，她不肯在下星期六回來主持節目，她說假如可能的話她願意來幫貧石的忙，但她不願意單獨主持。

當奧石發現愛妮爲什麼推卸躲避下一週的節目時，他自己也想躲避了。他去找鄒先生談到辭去主持節目的問題，但鄒先生不答應。鄒先生說一個好節目主持人不應當這樣，再難也得主持下去，何況蓋羅先生下下星期就回來了。

奧石和愛妮倆人所怕的是什麼呢？因爲下週是一年一度的賽狗大會，假如在賽狗大會上，奧石又失敗的話，那麼學校同學將會怎樣的取笑他呢？這次猴子的試驗，比爾、强尼、佛來三人就譏笑他說：

「有伯父在節目裡，你又何必上去呢？你光坐在家裡看不是更好嗎？」

奧石很難過，可是母親安慰他說，同學們那樣說，完全是出於妒忌。話雖這樣說，奧石却很難不去理會同學的話，他眞希望同學們停

止對他的冷嘲熱諷。

現在，他有了個主意。

那三位經常對他冷嘲熱諷的人，下星期要去參加童子軍露營，露營大會要徵收廢報紙換錢作經費，於是奧石想，爲什麼不讓比爾、强尼和佛來上「動物商店」這個節目，向觀衆徵求一點，假如他們都在「同一隊」的話，那麼他們就會停止對自己的嘲笑了。

鄒先生對這個建議表示同意，三位同學也都欣然接受邀請，並且因爲有機會上電視而不住雀躍，奧石暗想：母親的話是對的，他們的嘲笑是出於忌妒的關係。

這件事決定後，奧石開始爲賽狗大會而發愁，因爲這個賽狗大會對公司本身或對廠商都很重要。這個賽狗大會是全國性的，恰巧今年

又在這個城裡舉行，幾星期前，公司和廠商就決定花一大筆錢去主辦這次賽會，那天的「動物商店」節目將從大會現場轉播，這件事他們已和全國賽狗大會的人們磋商過，報紙也早就報導過，計劃也已油印了，不論有沒有蓋羅先生，這個節目是不能夠改變的。

評判會在現場舉行，所有具有高尚血統的冠軍狗、優勝狗都將在節目上出現。

廠商決定把平常在節目裡出現的擺設，搬到現場去擺，他們要「狗愛它公司提供」這幾個字仍然在賽狗會上出現，還有無數的「狗愛它」罐頭，他們要新選出的冠軍狗和狗主人在節目裡出現，像每星期的演出一樣。

當然，搬道具到現場，增設燈光、麥克風、攝影機等都要花許多額外的錢；還有許多工作人員，像攝影師、管燈光的人、場務主任以及助手、工程師、導演，他們也要趕到比賽大會的現場，此外還要裝置無線電傳播設備等，工作非常多，花的錢也非常的多。

因爲花的錢太多，所以廠商也希望有一個好的演出，公司方面和奠石本身也都希望有一個好的演出，所以奠石提議來一次預演，免得出錯，雖然一次預演也要花費許多錢，但是公司和廠商方面都很樂意去做。

那一整個星期裡，奠石忙着和參加比賽的人取得聯繫，並且獲得全體參加比賽的人員同意，冠軍狗將在「動物商店」接受訪問，地點是在會場的一——四區。

同時，奠石努力研讀有關不同種類的狗、比賽的程序、如何評判

等第……等等。這樣，當他訪問人家的時候，才不會問出惹人笑話的問題來。

比賽那天，公司裡早幾個鐘頭前就把一切裝備道具搬到現場，並且佈置妥當，燈光試過了，性能良好；攝影機、擴音器，每一樣用得到的東西都經過試用，最初總是不大好，可是經過調整後都可以用了。

奧石也準備就緒，愛妮也是，但是她事先講明，她不做太多的事情，她鄭重地聲明：

「如果有什麼不對，我不負責任。」

比賽會場太大了，數以百計的狗都來了，這種場面使奧石覺得恐慌，成千成萬的人蒞臨會場，觀看參加比賽的狗和評審，當然，人們也可以看到一——四區電視公司佈置的「動物商店」。

快一點鐘的時候，觀衆都擁擠到「動物商店」來了，因爲太擁擠了，以致攝影師們寸步難移。大會場經理不得不臨時用繩子把「動物商店」的場地圍起來，以免妨礙工作。

觀衆都很興奮的要親眼看看今年最佳品種的冠軍狗與狗主人。一點一刻的時候，得到冠軍的狗和主人一起出現了。他們還有時間預演，奧石眞高興自己能有機會看到這麼多漂亮、高貴的狗，牠們似乎都很懂事，驕傲地佩帶着藍色緞帶，而牠們的主人也和牠們一樣驕傲。

有些人和狗看起來非常好笑，但奧石沒有心思去笑，他有許多工作要做，他要開始預演，他要使這個節目做得有聲有色。因爲各色各樣的冠軍狗太多，他們沒有辦法個別的花許多時間解釋，所以他只對

狗主人解釋一番。他告訴每一位狗主人應該站在什麼地方等候，怎樣進場，怎樣離開，每一個人都指定好進場的先後次序，免得臨時混亂了。

預演時一切如意，每一條冠軍狗和主人進場後，奠石就和狗主人談幾句有關這條狗的特點，拍拍狗，向主人道謝，然後說再見。事實上，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如意的，因爲有一件事情被忽略了。奠石，甚至導演也忘記了告訴所有狗主人說：「這是預演而不是眞正的表演。」

這也就難怪所有的狗主人都以爲自己上電視了。也難怪，因爲所有工作人員都守着自己的崗位，導演忙着指導，管燈光的也盡了力，場務主任也守着他的錶，奠石還做了他的「狗愛它」廣告，廣播員也

照例地向觀衆說：「下星期同一時間再會」。這是預演，公司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可是狗主人怎麼會知道呢？每個狗主人都希望自己在螢光幕上，而且被許許多多的朋友們看到。

預演過後，奠石去喝冰水，再回來時，他所有的客人都走了。

這時，導演白萊先生也發覺不對了，現在離上演的時間只有三十秒，現在似乎什麼都完了，冠軍狗都回到牠們的籠子裡去了，牠們都分散在偌大的會場裡，天曉得冠軍主人在那裡，要再把他們召集回來，起碼得數小時。

但是時間是無情的。

「我們沒辦法放演了，」白萊先生用顫抖的聲音說：「哦，爲什麼事先都沒有想到這件事？爲什麼沒有告訴他們這僅僅是預演？假如

我出場招呼他們就好了，我只要和他們談談話，不就留下來了？」

奧石想到的是花掉的許多錢，假如這個節目沒有上演的話，公司要怎樣賠償「狗愛它」這家廠商的損失呢？他覺得可怕極了，他覺得有生以來就數這時候最可怕最悲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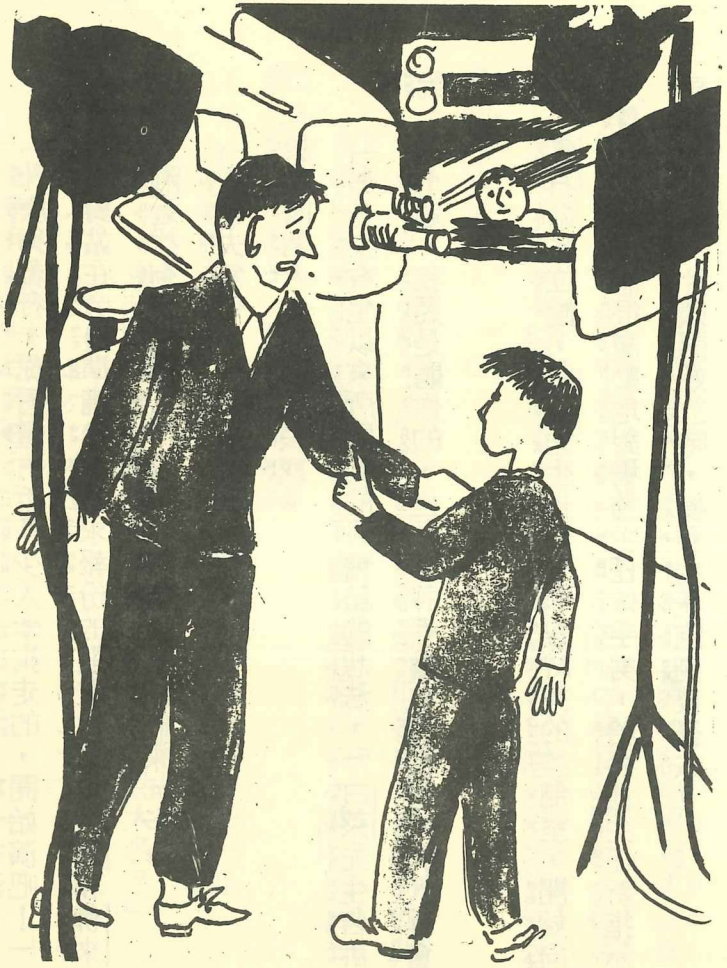
「我們還是得做，」奧石說：「還是得做。」

「是呀！但用什麼？」白萊先生不耐煩地嗤之以鼻。現在只有十五秒鐘就是上演時間了。

「用什麼呢？」白萊先生神情痛苦地重問：「假如我們要繼續演下去，拿什麼演呢？」

「狗呀。」奧石嚴肅地說。

「什麼狗？」



白萊先生和他商議一解決辦法。

「什麼狗都行，你看這附近多少人牽狗走的，開始演吧！」

奧石對站在旁邊準備參加徵求報份的朋友比爾、强尼和佛來叫說：「到附近找狗，任何人，只要他有狗就請他們來。」

「我也去幫忙。」愛妮自動地說。

於是四個人一起衝開去找。

「那是我有生以來所聽到的最糟糕的想法，」白萊先生告訴奧石說：「不過，我還是聽你的，但是不許弄糟，否則我們倆人都會被開革。」

奧石站好位置，白萊先生也回到他臨時搭的控制室，開始向工作人員下命令，他很激動地對場務主任做手勢，給場務主任新指示，當音樂開始響，片頭開始放時，場務主任跑到後臺去。

愛妮領第一位她找到的牽狗人和狗到後臺，交給場務主任後，又急急忙忙地跑回人群中去。在這以前，奧石已準備訪問第一位客人，所以場務主任沒有時間向客人解釋，他只對那位瞪大眼睛滿臉迷惑的老婦人低語說：

「妳現在上電視了。」然後便把她和她的狗送進攝影場的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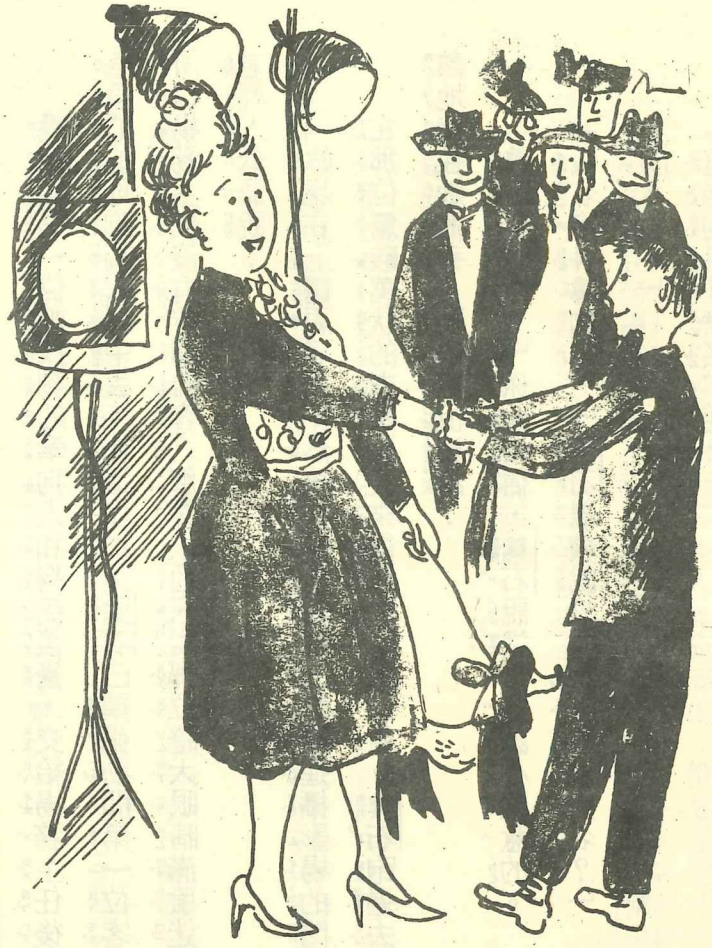
在那位驚駭萬狀的老婦人沒來得及往回跑以前，奧石跑過去，親熱地握住她的手，滿心喜悅地說：

「眞高興妳來。」你會相信，奧石說這話是誠心誠意的。

「我名字叫韓奧石，」奧石繼續說：「請問尊姓大名？」

「莫太太，」

「這條狗叫什麼名字呢？」



奧利佛跑過去迎住人和狗。

「勞勃。」

「把牠放在櫃臺上好嗎？」奧石說：「過來，勞勃！莫太太，牠是屬於什麼種的狗呢？」

「只是普通的狗。」

奧石因爲太緊張了，一直沒有仔細看看這條狗是什麼狗，直到聽莫太太說「只是普通的狗」時，他才發現牠的的確確是條普通狗——一條雜種狗，不長不短亂糟糟的毛，只有一隻耳朵，那樣子和牠的主人一樣的不好看，根本不是夠資格參加比賽的狗。

「妳讓勞勃參加過比賽沒有？」奧石順口而問，等到話溜出口了，他才後悔不該問這句話，這樣醜陋的狗怎麼可能參加比賽呢？

「沒有，」莫太太說：「我只是帶勞勃來看看其他狗的生活，看

看這些千奇百怪的狗，看看牠們的主人是如何疼愛牠們，我敢打賭，許多嬰兒不會比那些披藍帶的狗受到更多的照顧。」

「勞勃有什麼好的特性沒有？」黛石不自主地問，他看不出勞勃有什麼好的特性，這句話是他預備用來問冠軍狗主人的，但現在找不到冠軍狗和主人，只好問這位臨時捉來的普通狗主人。

「我的勞勃有兩個好特性，」莫太太說，態度一點也不困窘地：「牠有一對友善的眼睛和一條友善的尾巴。」

當黛石再看看勞勃時，發現眼睛和尾巴確實是牠的兩個特點，牠的眼睛閃耀着友善的光芒，尾巴在櫃臺上恰到好處地搖晃着。莫太太說不出這條狗的父母的名字來，牠確實沒有得過藍帶，不論怎樣，這條狗的溫馴和友善是不可否認的。黛石越看這條骯髒凌亂的狗，越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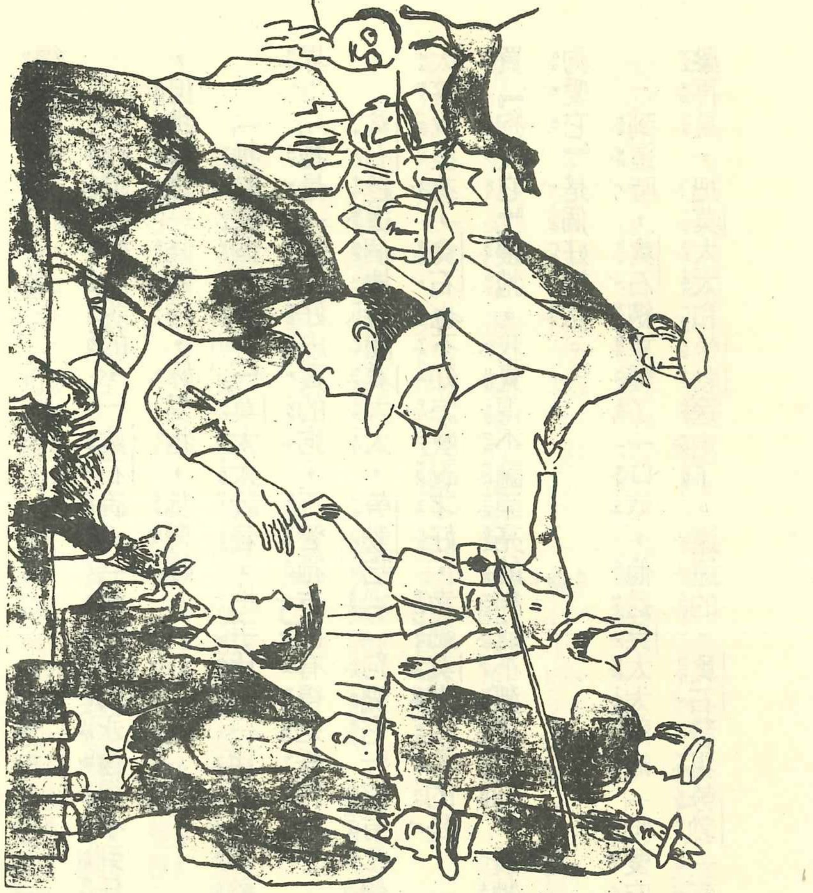
得有趣。

「我瞭解妳所說的，」黛石說：「或許勞勃永遠得不到任何綵帶，但牠確是一條好狗，妳愛牠，牠愛妳。」

「牠愛整個世界，」莫太太說着，把手比了一比，表示整個大世界：「牠是一隻美好忠實的狗，不管牠有沒有得過綵帶。」

黛石趁這個機會問莫太太，勞勃吃過「狗愛它」沒有？假如莫太太答說沒有，黛石也不知怎麼說才好，幸虧莫太太答的是：「我一直買『狗愛它』餵牠。我覺得不論漂亮的狗或不漂亮的狗，餵牠們吃『狗愛它』是個好辦法。」

到這時，黛石總算鬆了一口氣，他送莫太太兩罐「狗愛它」，道聲再見，把莫太太和勞勃送走了。遠遠的，黛石發現勞勃一直搖着牠



莫太太說牠愛整個世界。

的尾巴。

莫太太離開後，場務主任又送另一位牽着狗的人進來，這一位是比爾找來的。

這個客人帶來一條參加比賽而落選的狗，那是一條雜種狗，但是非常美麗。負石心想，只要漂亮，不管牠有沒有獲獎了。

整個節目裡，客人一個個地來，又一個個地出去，就沒有出現一隻得獎的狗，每一條都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最好的只是純種狗而已。

節目快要結束時，場務主任告訴四個小朋友不用再去拉客人了。負石因為過份憂慮，差一點就忘了他事前安排要三位同學上臺徵求舊報紙的事情。

還好他及時想起來了，他假裝他們三人是從他窗前經過，然後他喊他們，請他們進來。每一個同學都對着麥克風，把自己背誦好的臺詞唸出來，他們都太緊張了，以致不時有忘記臺詞的時候。

節目完後，奠石淚流滿面地衝出太平門。他的樣子使愛妮和三位同學大爲驚駭，連忙跟着出去。

「怎麼回事呀？」比爾問。

「我不應該做的，」奠石啜泣着說：「我應該讓他們自己去弄，去找個影片放的。」

「但是你在那樣不可能的情形下畢竟使節目上演了呀！」愛妮大聲地說：「你已經夠棒了！」

「你已盡了你所有的腦力了，」強尼加進去說：「你用的腦筋比

任何大演員都用得好，用得合適。」

「還有，」比爾承認說：「我現在已經明白要主持一個節目是多麼不簡單，平常一切順利時都不太容易了，何況今天這樣沒有秩序的場面！當我站在攝影機前的時候，我簡直嚇死了，我只說兩句話就說不出來了。」

「可不是嗎，奠石，」強尼說：「我們現在的想法完全改變了，我說了那麼短短的兩句話，就忘記三個字，有兩個字發音也錯了，改了又改。」

「謝謝你們，」奠石說：「我知道你們是想安慰我，我很感激……」另兩條淚水又從他的眼裡滾出來，他轉向回家的方向，他的三個同學陪着他。

「奠石，你說倒底有什麼不對嘛？」比爾想知道：「我們告訴你的都是眞話，我們的話不全是安慰你的話。」

「你想，出錢的廠商會怎樣想？」奠石反問：「他們會怎樣想？他們花那麼多的錢，只爲了這個特別節目，而我連一條冠軍狗也沒有請到，他們的錢不是白花了嗎？對我自己我是不在乎，反正這是我最後的一星期，但白萊先生，他會被開革的。」

「哦，不會這樣嚴重吧。」比爾說，但心裡可沒有信心。

「廠商會去掉這個節目了，」奠石繼續難過地說：「你想這個問題有多嚴重：愛妮不能再上電視，她眞是個好助手呢，還有她的爸爸會因此而失業，鄒先生呢，會因此蒙受鉅大的損失，他們一個個對我都這樣好，而我害了他們。」

「那不全是你的錯呀！」比爾說，這是他唯一能說的。

「是我的錯，」奠石說：「假如我告訴那些人，那只是預演，那麼就不會弄得那麼糟糕了。或者事後，我保持安靜，不參加意見，讓白萊先生去決定就好了。」

他們談談說說，不久就來到了奠石的家，他請三個同學一起進去。

奠石的母親想安慰他，但她不得不告訴他：

「鄒先生打電話來說，廠商代表要見奠石，地點在他住的旅館裡。」

奠石覺得很害怕，他請爸爸和媽媽陪他一起去。

母親又說：「廠商代表也要出現在節目上的三個男孩子去。」

奠石說：「唉，問題來了，我得去接受我「應得的懲罰。」他想：

同學參加節目的事，鄒先生也許沒有和廠商取得聯繫，廠商代表生氣了，也要比爾、强尼和佛來一同去挨罵。奠石本來要一肩承擔這次的錯誤，可是三個同學不肯，他們認爲既然三人牽累了他，他們也要陪着去。

這個會議訂在三點鐘以後，雖然時間過得很慢，但是終於到了。他們四個小孩以及韓先生夫婦一起來到旅館，當韓先生想在休息室裡打電話給廠商代表的時候，鄒先生出現了，他一本正經的領他們六人上了樓，進入一個小廳，站在門前說：「請進！」

當奠石跨入門檻時，他以爲自己走錯屋子了。

這是一間巨大的私人餐室，餐桌邊的椅子上坐滿了人。一當奠石出現，每個人都從椅子上站起來，歡呼說：

「韓奠石，韓奠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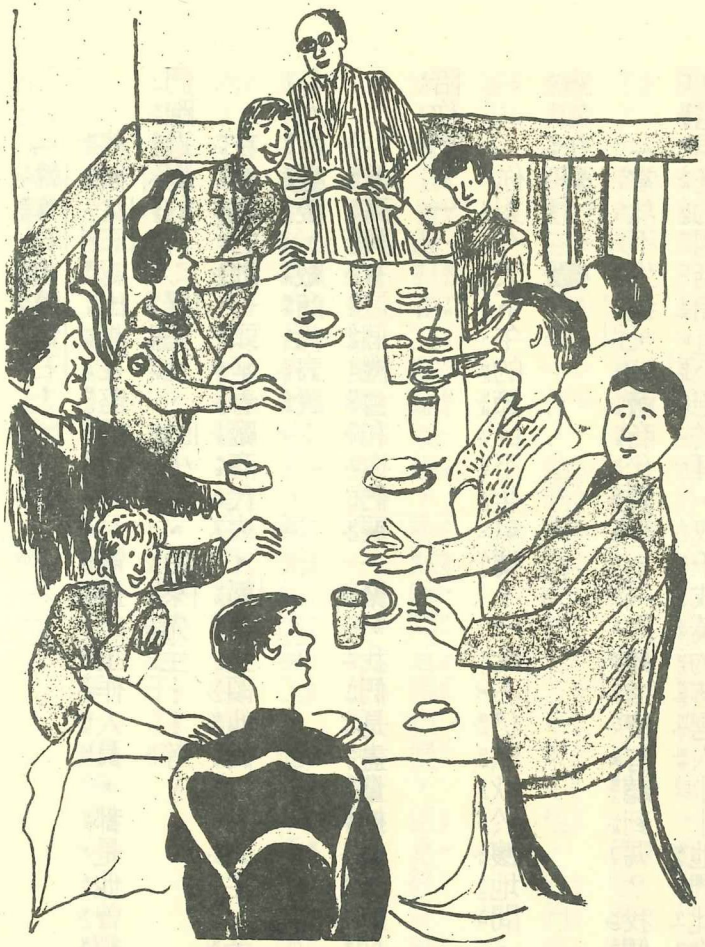
然後奠石認出來在座的人都是電臺的工作人員，都是他曾經替他們跑過腿的人：畢先生、巴小姐、白萊先生……等。

在餐廳的那一頭坐着廠商代表，鄒先生領他們六人到主人旁邊。各人落座後，廠商代表說：

「眞高興有這個機會和你們聚一聚，我們是盡量找你們的朋友來陪你們。」

「你對今天下午的節目不生氣嗎？」奠石仍耿耿於懷地問，自己猶如在夢中一樣。

「當然不生氣，」廠商代表說：「你難道沒有聽到嗎？我們公司和電視臺的電話簡直不絕於耳，成千成萬的落選人——他們比當選的



廠商們大大地誇讚了他。

人要多上好幾百倍——他們對你沒有訪問任何一個獲獎人深表滿意，奠石，這些人的狗都吃本公司的『狗愛它』，你說：我怎麼會生氣，我眞高興呢。」

「但是，這完全是意外呀？」奠石誠實的低聲說。

「我知道，白萊先生已經告訴我了，不管是不是意外，你是做了，並且意外的成功！現在，」廠商代表說：「痛痛快快地吃一頓吧，回頭，我還有樣東西送你呢。」

「我三位同學上節目，你不介意吧？」

「哦，當然不介意，」廠商說：「在節目上演之前，我就批准了的，我只是想讓你的同學也分享一點你的快樂。」

甜食過後，鄒先生站起來向大家說明雇奠石做服務生的經過，他

特別强調說：「奠石是公司創立以來所請到的服務生中最好的一個。」

「還有，」鄒先生說：「他是在工作中取得經驗，在工作中尋找快樂。但是一般的節目主持人都有薪水，現在我已把他的薪水結算出來了，連同每週十元的薪水，你一共有九百三十元的收入，我希望這筆錢你能存起來好好利用，完成學業。」

之後，愛妮推了一部全新的脚踏車來，那是一部跑車，有一盞大而亮的車燈。愛妮展讀一封她爸爸所寫的信：

「謝謝你的幫忙，希望你接受我們一點謝意。」

接着，廠商代表站起來，宣佈他要招待奠石和他的爸爸媽媽遊覽佛羅里達州。他說：

「現在讓我們聽聽奠石說幾句話。」

奠石站起來，侷促不安地，但表情虔誠，他聲調激動地說：

「謝謝大家，我不知道怎樣感謝大家，我知道許多事情都是好運氣來的，不過從這些機會中，我學到了許多事情，我還要學習，從服務生開始學起。」

在掌聲中，他瞄了鄒先生一眼，他看到鄒先生滿意地點着頭，臉上露出微笑。

電視奇遇記

水牛少年文庫18

譯　　者：姚　　姮
發 行 人：彭　　誠　　晃
出 版 者：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電　　話：3410275•3215644
郵 政 劃 撥 0013932-1 號
再　　版：中華民國 77 年 4 月 5 日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水牛少年文庫 32K

1. 世界民間故事集①②③
2. 印度王子與神猴
3. 小楊與野馬
4. 櫻桃園
5. 卡林諾先生的馬戲團
6. 中國民間故事傳說
7. 淘氣的麗莎（上册）
8. 淘氣的麗莎（下册）
9. 柯家小弟
10. 荒島歷險記
11. 牧夢
12. 天使星座
13. 巨人保羅
14. 愛的微笑
15. 忠狗復仇記
16. 少棒訓練與比賽
17. 鑽石奇案
18. 奠石奇遇記
19. 歐茲國的鐵樵夫
20. 綠野仙鄉歐茲國
21. 小王子
22. 獃子伊凡
23. 基度山恩仇記
24. 神奇的老馬
25. 妖怪與冒險故事
26. 青鳥
27. 蘇菲亞的故事
28. 湯姆探險記（上册）
    湯姆探險記（下册）
29. 恐龍探險隊
30. 金星探險記（上册）
    金星探險記（下册）
31. 神秘歐茲國
32. 阿法那雪夫童話
33. 荒野大樂園
34. 五小冒險海島・地牢・黃金
35. 五小冒險地道與機密
36. 五小冒險逃亡破大案
37. 五小冒險偵破走私團
38. 五小冒險篷車・隧道竊案
39. 歐茲國的稻草人
40. 歐茲法師地底歷險
41. 歐茲的魔術
42. 少年偵探團
43. 短篇童話傑作選
44. 奇異的科學
45. 石之花
46. 白馬王子米歐
47. 沒有人知道的小國家
48. 海底五萬里
49. 歐茲的葛琳達
50. 歐茲的機器人
51. 淘氣的尼古拉
52. 世界名家童話①②③